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七

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既沒二十有一年一日其嗣子坪涕泣爲其故學者朱熹言曰坪不幸蚤孤先人葬既不及銘而墓道亦至今未克表大懼不孝獲戾幽明亟欲建石琢辭以覺于後而惟先人不及用於世其事業無得而稱唯道德之懿不可以不白而知者又益鮮未有所屬筆獨吾子嘗學於先人蓋以所見聞者爲我書之熹竊伏原念所以得遊先生之門者具有顛末其於今日之誼固不敢辭而又有不<sub>敢</sub>不辭者蓋先人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





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熹飲泣受言不敢忘旣孤則奉以告于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尤以收卹孤窮爲已任以故熹獨得朝夕于先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穉所以教示一期許皆非常人之事今乃幸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顧恨弗獲其何敢辭惟是駑劣老矣無聞蓋未有以副先生疇昔之意而慰吾父泉壤之思其何能有以究闡幽微信示久遠此又熹之所以不敢不辭者則起拜辭謝不敢當而珥重以大誼要責於是不得終辭而輒論次其事如左方謹按建之劉氏至忠顯公始大公以節死于靖康之難而歸葬其鄉崇安縣拱辰山之南今其墓西二十有五步少南有丘焉則先生之所藏也先生忠顯公之季子諱

子翬而彥冲其字也世系本末具刻于忠顯之賜碑此不復著先生少負竒才未冠遊太學聲譽出等夷以父任補承務郎辟真定幕府旋屬禍亂忠顯公薨京師先生痛憤家國非常之變執喪過禮哭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事秩滿以最聞詔還蒞故官先生始以哀毀致羸疾至是自以不復堪吏責遂丐閒局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以歸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於是俯仰其間盡弃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焉以自適閒數日輒一走拱辰墓下瞻望裴回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返事繼毋呂夫人盡誠敬兄弟之間怡怡如也侍郎公之子珙幼開爽嗜學先生愛且奇之教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必使務其



遠者大者與胡劉二先生爲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  
言他所與遊亦皆海內知名士靡不歎服深遠自以爲不  
及而先生之心未嘗少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  
從容咨叩必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  
隨其器質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如是者蓋十有七年四  
爲崇道祠官累階右承議郎享年四十有七以紹興十七  
年十有二月丙申卒始得疾甚微卽入詣家廟泣別毋夫  
人前徧以書告訣素所與往來者召珙付以家事指示葬  
處中外孤遺人人爲計久遠昏官舍業之旣已則日與學  
者論說修身求道之要作訓戒數百言彈琴賦詩澹然如  
平日熹時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  
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

子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是矣  
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  
如此抑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  
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於是嘗作復齋銘聖傳論以  
見吾志然吾忘吾言久矣今乃相爲言之汝尚勉哉熹頓  
首受教居兩日而先生沒所著書詩合爲文集二十卷娶  
陸氏封孺人先先生十七年卒無子葬忠顯公墓東三十  
有五步有先生所紀其家世德善刻焉蓋先生不再聘則  
以侍郎公之幼子珙爲後今爲右修職郎實立此表熹方  
爲次其文而西府建安公亦以書來曰叔父之墓弗識珙  
則與有責焉熹讀之瞿然曰是乃吾之罪也乃亟起書石  
而系以銘銘曰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孰握其機而挈其綱嗟惟先生立德之本既覺而存復則不遠亦曰于仕我止我行亦生而死我安且寧拱辰西南有銘斯碣嘉與後人仰止遺烈

朝奉劉公墓表

淳熙五年正月丙辰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公卒于豫章之私第四月癸酉嗣子孟容等奉其匱葬于臨江軍清江縣思賢鄉安陽里全塘之原明年孟容衰經來見予廬山下奉公族弟鄂州通守清之子澄之狀泣而以告曰孟容之先人不幸不及從先生遊而孟容顧得問學承教於左右惟是先人之墓當有碣而未有文以刻焉敢介叔父以其狀爲請惟先生幸哀憐之予與子澄故友善今孟容來又謹潔自好學問有方固知其故家遺業之傳爲有

自來讀其狀又知公德性履行之詳如此問之嘗識公者皆如狀言不誣則亦自恨其不幸而不及識公也既乃爲序其事而銘之公諱龜年字且老其先從李氏朝京師始自袁州臨江徙其籍開封府祥符縣魏陵鄉吳兒村遂爲聞家公之曾祖公非先生諱以文學致大名元祐中爲中書舍人卒祖方雄州防禦推官贈右通奉大夫父襄右朝請大夫贈朝議大夫公以從祖奏爲將仕郎又以大夫公奏爲從事郎調峽州司戶參軍遭喪不赴改臨安府錢塘縣主簿歷道州軍事判官改宣教郎知常德府武陵縣事通判沅州事主管台州崇道觀累階朝奉郎賜服五品而卒其爲人靜重純篤十三歲遭母吳夫人喪哀慕如成人從大夫公居番陽餘二十年日以讀書作文爲事無故



未嘗出齊扉鄰里或不識其面大夫公性嚴與人多忤公左右承順唯謹退而接其鄉黨族姻又皆曲盡其情以故其不能無憾於大夫公者亦往往銷釋無復芥蒂皆曰公之能子也少時銳意決科稍不遇卽舍去居常晦默不自矜伐謹嚴拘畏無一毫自放繩墨之外所居一日必葺服噐一物必整盛夏衣冠襪履不暫釋居閑亦必雞鳴而起處閭室如對大賓待童僕小人亦盡誠慤所居之室必書謹獨正心字揭之座右錢塘今爲赤縣公爲主簿時秦檜方用事鄉黨姻舊或以文字見知登顯仕者謂公曰盍亦求之公不應退治簿書益謹至他職事益多與貴要人接公益自閉匿以故得竟秦氏敗無所污人以爲難在道州太守季公南壽深知公旣以政事文詞薦諸朝比去懷其

餘章以授後守日判官賢而不求人知恐君或失之也故留此以俟惟君留意後守許諾及其去又如之公以是改官在武陵遇民以寬吏有罪則立治之不少貸然亦不求其過也縣境田多荒冒耕者衆其健者與吏爲一侵漁訟訟展轉不止公爲推窮本始必見端緒而予奪之訟爲少息楚俗右鬼其淫祀有曰潘仙翁者歲時集會縱金鼓執戈矛迎而祭之公命尉杜師顏撤屋毀像收其兵刃罪其倡之者衆然後定縣十年不升降戶等賦役不均咸以爲病公始爲改造帳籍民無異詞部使者相與以其治行聞于朝有旨記姓名中書然公秩滿則詣尚書銓注官以歸卒不一見丞相也沅並邊蠻人侵掠無寧歲公佐郡時群獠大動守懼求去公攝其事按邊防舊法訪問財處立爲



條約以授邊吏明諭威禁而以無事鎮之蠻果帖服公佐  
州常言長貳失和多由下有勝心以駕其上故雖善意亦  
或不得伸惟盡吾所以事長官之禮而行吾所以佐長官  
之義則庶其見信矣晚見孟容從子澄學聽其誦說而悅  
之謂子澄曰君言之善吾亦且將從事於此顧恨晚矣一  
日召諸子告之曰觀星曆書吾殆止此汝曹勉旃毋爲門  
戶羞也因誠以誠實詳審謹禮擇交嚴分守察細微數事  
藹然皆長者之言居二年而病旣病猶扶掖以奉家祭病  
革孟容泣而誦其平日正心之訓則微視而領之蓋其爲  
人始終之槩如此嗚呼是亦可謂善信人矣而其官不遂  
壽不長又如此其可悲夫公娶昌黎韓氏生兩男子孟容  
爲長免喪舉進士中其科授迪功郎新袁州分宜縣主簿

孟將以公遺澤補將仕郎一女孟秦未行予觀孟容固  
而聞孟將亦好學然則公世之興蓋未艾也其又足以少  
慰也夫其銘曰

吁嗟劉公篤世休道雖晚聞德蚤修長途方騁歲不晉志  
業有嗣無餘憂清江之曲全塘幽方跌圭首千秋過者  
視此式其丘

按會要臨江軍以筠州清江縣置新喻自袁州新淦自  
吉州來隸而歐陽公作主客集賢墓碑皆云吉州臨江  
人今狀又云袁州臨江人恐有差誤請更詳之

### 韓溪翁程君墓表

韓溪翁先君子常齋先生之內弟程君也諱 字復亨徽  
之婺源人少孤從先君子學於閩中因得講聞一時儒先



長者之餘論而心悅之抄綴誦習晨夕不少憚先君子愛其勤敏於其歸書六言以贈之皆事親脩身為學之要君拜受其言以歸益自樹立務記覽爲詞章思所以大其門者然君爲人坦夷跌宕不事修飾好讀左氏書爲文輒倣其體不能屈意用舉子尺度以故久不利於場屋家故貧至君益困中歲奉親徙居窮山中自號韓溪翁山田百畝環堵蕭然無以卒歲而君處之泊如也晚益不得志因自放於杯酒間酒酣諷左氏書雜以國風雅頌之篇坐者聳然傾聽其俯仰疾徐之間頓挫抑揚如有節族至於放臣孤子怨夫寡婦之辭又未嘗不三復感慨而出涕流漣也庸夫孺子從旁竊觀時或笑而侮之君瞽然不以爲意蓋其中所抱負有不得騁者故託此以自遣至它行事則其

不合於理者固鮮矣乾道元年年五十九以疾卒後十年君夫人胡氏亦沒遂合葬于懷金鄉福林冷水之原蓋新源者又自歛之黃墩徙而來譜牒具在聞之先君子忠壯公葬黃墩其墓以石爲封今尚在也君家自其大父某始與鄉薦父某亦以郡學上舍當貢京師皆不幸蚤卒至君學益勤而其師友淵源所漸者益遠顧亦不逢以沒其世而有子曰洵好學而敏於文君竒愛之曰是足以成吾志矣旣又屢薦不第今乃以特恩受信州文學識者恨之然洵故嘗從熹論爲學大要意其所以成君之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熹祖母君之姑因謂君叔父勿從先君子在臨安時時見君來先君子或留與飲君必盡醉而論說袞袞



不能自休既長歸鄉里又得拜君而君辱教誨之則君益以老矣然得酒輒歌呼談噓意氣猶不衰也今又三十餘年洵乃以書奉君學徒李君縉之狀請表君墓惟念始終顧二父於今皆不可見而熹與洵孤露之餘亦俱老大乃流涕而書之益以重歎君家之不遇又惟潦倒無以副君疇昔之意而自悲也嗚呼向尚勉之哉淳熙八年八月乙卯表姪具位朱熹述

曹立之墓表

熙淳乙未歲予送呂伯恭至信之鵝湖而江西陸子壽及弟子靜與劉子澄諸人皆來相與講其所聞甚樂子壽昆弟於學者少所稱許間獨爲予道餘干曹立之之爲人且曰立之多得君所爲書甚欲一見君與張敬夫也後五年

予守南康立之果來目其貌耳其言知其嘗從事於爲己之學而信子壽昆弟之不予欺也欲留與居而立之有宿諾不果及予受代以去而所請白鹿洞書院賜額有旨施行如章郡守吳郡錢侯子言以予之惓惓於是也亟以書來問孰可爲師靜予因以立之告子言聞之欣然具書禮授使者走餘干踵立之之門以請而立之病不能行矣十年二月辛亥竟不起年方三十有七子靜以書來相弔具道立之將死其言惘然在道不少異于平日相與深歎惜之嗚呼吾道之衰久矣比年以來敬夫子壽伯恭皆以盛年相繼淪謝而後進之可與以嗣事于方來者亦多夭沒今又失吾立之然則子靜與予之相弔也豈徒以遊好之私情也哉立之名建其先自金陵來徙家至立之八世矣



立之父諱天明始爲儒立之幼穎悟日誦數千言少長知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爲有在也則慨然盡棄其所爲者而大覃思於諸經歷訪當世儒先有以明其道者將就學焉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卽往從之得其指歸旣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而若有得焉子壽益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與書以講於張氏敬夫發書亦喜曰是真可與共學矣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至南康乃盡得其遺文以考其爲學始終之致於是喟然歎曰吾平生於學無所聞而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

精及躬益切而於朋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蓋其書有日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起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况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也今歲元日知病之不可爲矣猶書其牖曰未死之前不可自棄遷善改過自是愈篤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日語其弟廷曰吾雖甚病而學益進此心瑩潔無復纖翳如是而死庶其可以言命矣語訖就枕未安而沒嗚呼立之雖不幸蚤死不卒其志然所以自樹立者至此亦豈他人所及哉立之事親孝菽水之養驩如也愛其弟甚至與相切磋如嚴師友姊嫁而



卒撫其孤以有成與人交敬而忠苟心所未安雖師說不  
曲從必反復以歸於是而後已其於予規正尤切也視人  
有急難周之必盡其力雖貧病不計榜其齋曰無妄杜門  
終日里巷有不識其面者日用間自省小有過差卽書之  
冊其討論經學有得亦悉記之及爲他文甚衆病中欲舉  
而焚之廷弗忍旣沒而視諸篋則已亡其半矣乃哀自論  
定以來所作得十餘卷其他猶多可傳者顧以立之遺意  
弗敢出也立之嘗娶婦不悅於姑教之不從而去故卒無  
子至是廷以母命立宗人之子愿爲後而葬立之萬春鄉  
栗田原先塋之右且以立之遺文數篇及其友成志郎趙  
君伯域之狀不遠數百里來請銘予於立之相得雖晚而  
知之深望之厚哀其死而屢出涕焉其可以無從乎然立

之已葬不及識于壙中乃書其事使以表于墓上又系之  
曰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志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  
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  
其庶幾乎嗚呼今短命而死矣豈不可哀也哉是歲五月  
乙酉新安朱熹述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西山先生李公者龜山先生楊文靖公之門人也龜山旣  
受學於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  
之而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  
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于今文字之多  
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  
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



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李公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益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龜山既沒後進多從之遊後舉遺逸召對卒官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而葬其鄉邵武軍光澤縣東黃嶺之原學者共追號爲西山先生云公諱郁字光祖元祐黨人朝散郎深之子母安仁縣君陳氏贈諫議大夫陳忠肅公之女兄也公幼不

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於舅氏陳公器之踰冠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竒之卽妻以女旣而以朝散公遺命出爲叔父將仕郎庭之後中間游大學被鄉薦皆不第紹興初天子慨然有志中興大業思得山林遺逸魁傑非常之材而用之會遣御史朱異行郡國詔俾搜訪以聞異聞公名使還以對召對便殿所陳皆當世大務上爲改容傾聽請退而留者再詔以爲右迪功郎尋除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未久以憂去用進書恩特改承務郎及免喪會秦丞相檜已用事公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築室邑之西山往來讀書其間家益窮空人有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不以爲意然當世賢士大夫益高仰之遷官者多引以自代久之起家佐閩帥幕府人謂非公所宜處而公不辭旣



至人謂公且不屑爲而公治文書惟謹日訪民情戚休利病以告其長而罷行之一日帥用小人言欲毀民居數十爲列肆酤酒以牟利公白其非便帥不樂頗見色詞公卽移病告老帥悟慚謝公爲強起二十年七月壬辰竟以疾卒年六十有五矣公天資粹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有恩平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於所後尤兢兢致孝服喪毀瘠如禮治喪必誠信至竭其貲不吝兄階官杭州罵賊死公事寡嫂如母教孤姪遣遺女皆如已子其於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下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然竟不及用於世以沒識者恨之所著書有易傳參同契論孟遺乘及平生遺文合數十卷藏于家夫人楊氏龜山先生第三女有

賢行通經史大意平居誨飭子孫齊整內外皆中禮法後公十六年卒子揆成務郎陳公誌於將仕之墓所謂延孫者也晚以德壽慶恩補官而卒女適同郡上官墨卿孫男閑闡閱闡女適某人閑於是以廸功郎爲全州州學教授始將伐石以銘其墓而來請文以識焉嗚呼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學其亦可謂至哉顧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反已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爲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爲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爲可以徼幸於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與西山之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予是以著之而并記其行事後之君子尚有考也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己卯具位朱熹述

太孺人邵氏墓表



金華時鎬既奉其母夫人邵氏之柩祔于循理鄉九里原先府君之墓使其子源以永嘉葉適所爲行述及別記事實各一通來告曰先人之喪先師東萊夫子幸與之銘而吾子書之矣今又以不孝罹大禍間雖幸畢藏事惟是幽堂之刻所以垂永久者未有所屬敢介前惠重拜以請予時病卧田間起受其書讀之曰夫人婺州金華縣人曾祖瓊祖悅父之女嫁其縣清江時君汝翼時君世昌樂而魁厖沉厚方臘之亂寇燔略空君一一自建置盡絕其前人夫人能左右以敏無荒事焉家既成時君遂用法度嚴內外文學訓子孫立信務與稱重鄉閭夫人又能奉承以恪無逸志時氏族良家巨子孫競於文科舉上其各人皆尊愛時君以及夫人時君没夫人亦將老矣具呼家人與爲

條約親寫刻之屏使合居有禮綴食無專以不忘時君之法清江東南畦戶數百臨水而茆舍時潦出其上民往往棲木自救有浮去者夫人始命舟糗飯拯之歲以爲常豫蓄棺告疫死者以歛人懷其惠晚遭太上皇帝皇后慶壽恩得封太孺人加賜冠帔淳熙十年七月庚寅卒年七十有一三子鎬錡鏞二女適劉晏陳褒孫澇源淇演溱瀆瀟潭澡潒孫女其二適陳之望汪叔貽餘尚幼曾孫榘桌杲女莊菑蓋葉君所叙云爾其於夫人始終之際詳矣而別記手書條約之詞一日子孫謹守家法毋得違悖二日晨興鳴板長幼詣影堂早參次會中堂叙揖三日男女出入財貨出納僕妾增減必稟家長四日凡爲子婦毋得蓄私財五日女僕無故不許出中門蒼頭毋得輒升堂室入庖



厨則予於是有所以知夫人之所以教者得齊家之要至其  
又謂夫人天性儉質不徇華靡服御有嘗未嘗追逐時好  
有所變易歲時奉祭甚謹嘗以冬享割肉手寒刀墜諸婦  
請代而弗許也母何晚得未疾歸省輒惓惓不忍去比卒  
年幾六十矣猶蔬食以終喪女兄孀居貧病護視周悉遇  
其子弟恩意有加時君篤於教子一時髦俊多客其門夫  
人日飭饌具必躬臨之雖勤劇無倦意則予於是又有以  
見夫人之所以教者蓋以其身而不專在於言語之間也  
嗚呼是可尚已旣以病不果銘姑記其實如此以授源使  
歸刻石表墓上淳熙十有二年冬十月戊辰新安朱熹撰

董君景房墓表

番陽董君景房者諱爲良世家德興之海口大父濬始仕

至宗正少卿父元一秀州司法參軍君少有大志嘗學於  
江山徐公誠叟先生之門受其說而歸益務求友講而修  
焉不數年遂以文行聞於州鄉再試禮部不第退處于家  
讀書講學不復以聲利榮達爲事鄉人相與益高仰之而  
君之學益日進月益而未可量也淳熙十一年九月一日  
得疾卒年甫五十有四士友聞者莫不哀之蓋君爲人儻  
蕩無城府家故饒給兄弟始求分異君力止之不可則盡  
聽其所擇而獨取其遺及故書數篋藏焉旣而兄弟或  
破其產君極力資奉不計有亡死者葬之而撫其孤焉族  
姻鄉黨之貧無歸者衣食之罷不能者教誨之不幸而有  
急難者救護之皆極勤懇聞訟之不決者爲曉譬以義理  
往往心服失其所爭而去歲飢姦民肆掠物情大恐君爲



官畫策以便宜發廩賑貧而密以兵掩其渠帥寘于法人  
賴以安雅有當世之志於官政民俗弛張之際尤孜孜焉  
嘗記其見聞思慮所及者作活國書一編其言質懇詳盡  
不爲華靡而所規畫常以厚下固本爲先識者躋之恨其  
不得見於用也君娶周氏子男二人從起從治女六人其  
三已適人進士齊節程矩齊牧其壻也君卒之明月葬其  
里之黃栢原沙隨先生程公可久雅知君實銘其壙而從  
起又以君友人太學生程端蒙之狀來請文以表墓上予  
故家君旁縣頃歲還里中君以所論經子諸說來見別後  
又數以書來有所問辨時君猶有四方之志予因以所聞  
古人爲已之說告之而君不以其言爲非也然則其可無  
詞乃取程生狀據其可紀之大者書以授從起俾歸刻之

嗚呼君則已矣而予言不沒則百世之下於此尚有考也  
淳熙丙午三月庚辰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  
新安朱熹述

令人羅氏墓表

故左司郎中張公之配曰令人羅氏南劍州沙縣人世爲  
縣望姓家法嚴整令人生二十有二年而歸張公事姑羅  
恭人以孝謹聞恭人愛之如已女張公故貧初仕將遣其  
女弟而無資令人悉出橐中裝以奉之無吝色事公二兄  
旦暮率諸幼稚以次問起居無一日闕禮子姪就學歸沐  
輒具湯餅會諸娣姒男女語次從容問所學業勞勉諸姪  
以勵其子油油如也羅恭人嘗恐未疾令人靜夜必露香  
致禱願損已壽以延姑年如是者數月恭人疾頓平而後



三年令人一旦暴卒恭人哭之慟至老念之不能忘與人言必稱其孝至於泣下且歎曰不意吾兒失此內助之賢也令人性儉約謙下好禮法有識度嫁時篋中有黻色絲衣忌日輒被以奉祭稱慰如儀常所服禮衣橫帔如民間法或告以張公且通朝籍盍改用命服令人曰此非拜恩何敢服也卒以禮終生以政和戊戌卒以紹興癸酉葬劔浦縣吳張氏大墓之左若干步後三十八年嗣子士佺來訪予於臨漳請銘左司公之墓一日復奉令人之事涕泣以請曰吾母之賢孝如此而不幸蚤終士佺兄弟生不及養已負終天之痛矣今又不能述其德善以垂久遠其何以見於地下惟吾子哀之予不忍辭也既受其書而讀之因竊惟念孝愛和謹婦道之常世猶有難之者而令人至

委身以代姑死守禮以終其身是其賢於人也遠矣其可以無傳也哉因爲叙此以表其墓令人人生二男士佺今爲朝奉郎通判融州事其弟士儻嘗爲修職郎監藩葑酒庫以卒四女進士宗大同謝舒宣義郎陳善慶文林郎黃東其婿也紹熙二年二月日朱熹述

### 程君正思墓表

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嗚呼若番禺程君端蒙正思者其所謂知所擇而能行之者歟乃不及一試而又無年以死使人不得見其德業之所成就是可哀已正思天資端慤自幼已知自好稍長卽能博求師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薦書旣乃見予於婺源聞諸老



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指退卽慨然憤發以求道修身爲已任討論探索功力無人雖其精微或未究極而其固守力行之功則已過人遠矣始時名下之字同於周程至是亟請其父而更焉其居家事親能開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感悟而不失其驩心喪母葬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謬鄉人多以爲法其在太學儕輩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之學正思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倦從而化者亦頗衆然其爲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輒造門辨質或移書譬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會大臣有樂豪縱而賤名檢者見脩士卽以邪氣目之而又言於上曰是屬且能亡人之國於是學官承其風旨因課試發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爲問蓋將以其向背爲取

舍對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正思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而所以分別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皆中理雖竟以是無所合而歸然其抑邪與正之助亦多矣旣歸卽以病不起紹熙二年十一月一日也享年四十有九聞者莫不哀之方疾革時手書來曰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終養而卒業於門耳然已無可言願先生自愛蚤就群書以埃來哲世不我知天豈亦不我知也哉予雅意正思任道勇而用志專必能卒究精微之蘊以廣斯道之傳者遽讀其書不覺失聲流涕旣而視其筆跡謹好如常日又知其聞於死生之際如此爲之痛惜久而不能平也明年正思之父將葬正思於其鄉之某處使其二弟端臨端本狀其事以來請所以表其墓者予按其言正思曾祖宏祖汝能皆有鄉行父



易今以修職郎致仕母俞氏妻王氏生一男師聖一女適同縣董濬而它則與予所聞者皆不異又觀其言正思自少謹信異常兒大父將沒知其可託以一老婢諉焉正思時年十四五涕泣受命護視勤懇十有六年始終無少懈至是屬疾雖病尊親臨之必冠巾乃敢見將卒悉屏婦女戶外戒治喪無用浮屠法所以告二弟朋友皆人倫大法所繫不雜它語是皆宜書因并前所論者書之使碣墓上後之君子庶有考焉淳熙三年秋九月乙亥新安朱熹述

程君公才墓表

淳熙二年冬番陽程君正思病且革以書抵予告訣且書其先大父府君之行事而求識其墓予既哀正思之力學任道而不幸蚤死又知其大父之賢如此而無所聞於後

世矧其將死深悲之屬不在它人是固不可以無言也按正思言府君諱汝能字公才天資純篤不由學問而孝弟忠信自有以絕人者父性嚴府君事之順焉於其行事有未安者必以正諫諫而不入則退而謹伺之意解復諫卒聽從乃已母得未疾三年衣不解帶居不入室時其起居飲食之節而躬致養焉雖矢溲之役不以累它人也事兄謹甚兄好飲佚遊府君懼顯兄過以貽親憂委曲其間彌縫甚至卒以無間言親沒析其產兄欲善田宅恣所取無難色平生口無惡言妄語足迹不涉官府之門居鄉接物恂恂謹敕不怒而人敬畏之周人之急必盡其力雖或負之不計也鄉人有死而亡子者治其喪甚飭或欲沒入其貲產爲告官立後至今不絕處家慈愛而能嚴子弟不敢



爲織芥非理事今沒三十年鄉人行旅言之猶有思慕出涕者嗚呼茲非夫子所謂十室之邑忠信如已者乎是乃三代之遺民而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使其得聞聖賢之教而講學以明之其所至可量哉正思病亟作書其詳如此而字畫謹細如常時且謂它行之懿猶有不及書者今問其家得其世系則番陽之程皆祖梁忠壯公靈洗唐乾符間有名維者以金紫光祿大夫海州鹽鐵使將兵討巢賊不利始居饒州樂平之銀城後徙新建而地析爲德興縣故今爲德興人自鹽鐵十二世而生府君之父諱宏亦有鄉行娶齊氏生府君府君娶 氏生二子曰晟曰易晟先卒易今以修職郎致其事而又有正思爲之子意者程氏其將興乎今正思雖不幸而二弟亦知爲學是固未可知也乃書此碑刻石墓左以竢慕在 某鄉某里某處君之子曰端友曰伯雲易之子曰端誠曰端蒙曰端臨曰端本正思卽端蒙也予亦已別識其墓云三年壬子秋九月丙子新安朱熹書

安人王氏墓表

國子博士成都范君文叔以書致其母夫人之事於熹曰仲黼不天蚤失先人之教先夫人撫育成就甚艱且勤以及于茲而葬不及銘無以發其潛懿吾心怒然不敢寧也敢拜以請熹讀其書旣感然不敢當又讀其狀益惟文字之蕪淺而無以信夫人之德於後世顧文叔之賢未及識面而心已敬之且其所以屬我者又如此其重也乃不敢辭而按其狀則簽書東川節度判官廳事盧君蹈之所述



也其言曰夫人成都華陽人姓王氏祖曰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延妣文安郡夫人勾龍氏父曰左朝議大夫諱輔妣宜人何氏夫人自幼以專靜才明稱於其家年甫笄歸同郡范君諱灌蓋范氏自蜀郡忠文公中書榮國公徙居許洛至是始還故鄉文獻未遠子弟皆有典刑非清門淑質不易作對夫人一踐其庭禮容肅穆纖悉中度雖在房闈禮敬自將燕私之言無一不可道於外者范君始爲仙井監錄事參軍後以宣教郎知雅州廬山縣事夫人居家儉約不以出內細故累其君子范君閱具獄晨夜寒暑不少懈夫人猶從旁從史之曰毋憚淹晷之勞而使彼負末世之冤也故范君爲吏以清白著其治獄以平允稱夫人蓋有助焉范君既從官不復問生理身後家事益落落夫人

慨然自力以濟其艱使二子得以盡力於學繼踐世利人以爲榮而夫人不色喜顧語之曰吾悲汝父之不及見也雖然汝家世以清德直道爲門閥汝曹問學宜知所本仕不患不達患無以稱耳藜糗吾能甘之毋遽以三釜爲也二子以是益自厲於學而仲黼杜門幾十年不汲汲於進取蜀人高其行東游吳楚張敬夫呂伯恭一見皆歎賞具以其學告之今在朝列尊守所聞不徇世習而忠君愛國惘款無已識者皆倚重焉此又夫人之教有以成之也初范君仲兄洪雅君蚤卒無子范君將以少子仲芸後之未及而終後六年仲芸奏名南省夫人大合族黨申范君之命以告于祖禰而卒使奉其祀焉聞者皆以爲難洪雅之妻前已更嫁至是乃卒人以其服爲疑夫人曰禮不爲嫁



毋服而律有心喪三年之文且是嘗爲洪雅配得不爲芸  
毋乎卽日命仲芸服喪如律聞者益以爲難歲時典祀身  
親蠲潔待賓客接宗姻曲盡禮節而御下一以慈恕至其  
平居教詔子孫援前言質徃行又皆有本有末蓋可書而  
誦也卒以淳熙八年六月甲辰葬於十三年八月丙申墓  
在雙流縣宜城鄉曹池山實從廬山君之兆始以夫封孺  
人後以子贈安人仲黼今以通直郎爲國子博士兼皇姪  
許國公府教授仲芸嘗以從政郎爲彭山令而先卒女五  
人一適王晞孟一適程師夔一未行餘皆夭嗚呼夫人之  
所以相其夫而成其子者廬君狀之詳矣然猶事之常也  
至其出少子以後仲父旣又使之服其所後嫁毋之喪則  
處變事而不失其權有當世士大夫之所甚難而深愧焉

者嗚呼賢哉茲其所以爲吾文叔之母也歎嗚呼賢哉紹  
熙三年玄默困敦秋九月戊子具位朱熹述

聘士劉公先生墓表

先生姓劉氏建州崇安縣五夫里之白水人其曾大父諱  
滋起身農畝以進士高第仕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開府  
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大父諱照朝請郎再世皆有清德中  
歲卽休官退處以大耄終父諱元振始不仕然亦以馴行  
稱先生諱勉之字致中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  
一過不復忘其爲文肆筆而成滂沛闕闊凌厲頓挫儕輩  
少能及之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毋得  
挾元祐書制師生收司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爲一道  
德者而寔以鉗天下之口先生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



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  
表下帷然膏潛抄而默誦之聞涪陵譙公天授嘗從程夫  
子遊兼邃易學適以事至京師卽往扣焉盡得其學之本  
末旣而遂厭科舉之業一日棄錄牒揖諸生而歸道南都  
見元城劉忠定公過毗陵見龜山楊文靖公皆請業焉而  
劉公尤竒其材留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已立朝大節以  
至方外之學它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生拜受其言  
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則疇昔所聞一言之  
善融會貫通皆爲已用而其踐履日以莊篤與籍溪胡公  
原仲屏山劉公彥仲兩先生友善日以講論切磋爲事其  
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處鉅細顯微皆有條理  
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卽建陽近郊蕭屯別野結草爲堂

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澹若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  
夫莫不注心高仰之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之尤深嘗以  
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爲實錄是  
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年以摠宿憤而未有一定之  
計方且寤寐俊傑與圖事功呂公乃與同列魯公天游李  
公似之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  
特詔詣闕將行屏山先生爲作招劔之文以祝之其卒之  
亂曰寶劔徠奉君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  
望於先生者蓋如此旣至會秦丞相檜已顯國枋爲其事  
非已出不能平時又方決屈已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  
意山林之士不顧利害聽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  
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先生知道不易



行卽日謝病歸杜門高卧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益尊故相趙忠簡公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緩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歎重然其去未幾卽遭讒竄海外以沒同時知先生者亦皆廢錮不復用於先生竟不及一試於用而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九有志之士莫不哀之紹興十九年二月十日也先生學本爲已而才周世用臨事財處不動聲氣平居嚴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接物之際恂恂和悅色笑可親其臨財廉一介不妄取少時婦家富而無子謀盡以貲產歸女氏旣謝不納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而畀之使奉其先祀其與人交誠信懇惻同里胡公明仲侍郎蚤出爲季父後不自知其本親鄉人多竊議之而莫以告先生獨爲移書具陳本末

然者胡公感其言爲數歸省恩禮略

備議以少息熹之先君子蚤與先生遊相好將沒深以後事爲寄且戒熹往學焉及棄諸孤先生慨然爲經理其家事而教誨熹如子姪旣又以其息女歸之親舊羈貧收恤扶助亦皆曲盡恩意學子造門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門戶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媿媿無倦色自壯至老如一日也娶連氏無子以從兄之子思溫爲後二女子其長歸于我次適朝奉郎范念德思溫亦無子又以從弟之子澧後之建州於今爲建寧府先生墓在草堂涉溪西北七里所群玉鄉三桂里之學士原其葬時不及銘逮今且五十年後生之及見先生者日加少熹懼其益久而遂將無所考也乃追記其世家學行之最而伐石以表焉慶元戊午正月己亥朔旦門人朝奉大夫致仕朱熹述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七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八

墓誌銘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熹年十四五時以先君遺命學於故聘士劉君先生時幼且愚未足以識其大者遠者特觀於容貌詞氣之間知其偉然非今世之士也既又獲見於先生之兄十九丈府君者詞色俯仰蓋與先生不異而溫厚謹良則又過之因亦甚愛敬其爲人及少長而先生以女妻之又得數往拜於府君之側時府君老矣然其持已接人動有法度危坐終日無怠惰偃側之容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至於治生處事之方耕稼蠶績之務亦皆纒纒有條理間而及於先世遺事與夫鄉里故家舊俗之傳則必顧而歎曰吾之不



復見此也久矣夫熹於是退而每爲朋友道之以爲前輩  
氣質淳厚悃悃無華而其謹於禮法粲然有文又如此蓋  
不惟其天資之美抑亦昇平教化之餘澤衣冠文物之遺  
風其視今人誦書業文沾沾自喜而輕儇浮矯反無以異  
於市井之人者相去遠矣如是三十餘年而府君卒旣葬  
其子某狀其行以授熹使爲之書以表于墓道熹按府君  
諱某字致端建寧府崇安人其曾大父職方郎中贈開府  
儀同三司諱某始以文學起家歷典數州皆有惠愛大父  
朝請郎諱某爲縣有所不得行其志年未七十卽致其事  
以歸父某明經勵行不仕以卒而鄉人敬之娶同郡余氏  
讀書史有智識實生府君兄弟國子祭酒翁公所爲志其  
墓者也府君於兄弟爲最長自少則任家事以故不及於

學而其孝愛恭敬誠信敦篤自有以過人者家世清貧及  
先府君時食口益衆府君經營纖密而不失大體蓋凡春  
秋晨夕之奉婚喪燕勞之須以至族姻黨友賀吉而弔凶  
其厚薄往來之數無不稱情而合禮者先府君於是得以  
放情事外而遂其高諸弟亦皆得以遊學四方親師取友  
各成就其器業而聘君先生卓然傑立遂爲一世之聞人  
名立於不朽實府君有以相之也府君自少無外慕晚歲  
足跡不出里門者數十年其精神氣力老而不衰登山臨  
水常翛然獨往其所以自樂者人不得而言也年八十有  
五以乾道癸巳正月 病卒于家而葬于宅之西南  
數百步曰彭原者府君娶信安祝氏有賢行前卒子男某  
也女適進士江之瑞孫男潤女二人凡狀之所載如此與



熹前所竊論者實相發明謹叙而并書之且爲之銘銘曰  
士學口耳弗誠以身旣佻以儂汗我冠紳孰如丈人庸信  
庸謹詞無支葉動有繩準彭原之木有翳其陰我銘斯刻  
以詔來今

國錄魏公墓誌銘

元履姓魏氏舊名挺之後更名揆之則字子實然其以元  
履聞也久故稱者莫能易也家建寧府建陽縣之招賢里  
以儒學顯其胄出遷徙之所繇則故侍郎胡公寅已識於  
元履先君子之墓矣元履初有大志必長游郡庠事籍溪  
先生胡公憲先生竒之已而徧從鄉之儒先長者遊間適  
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於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  
嘗客衢守章傑家會故相趙忠簡公薨海上歸葬常山傑

雅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寃  
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嚙讓傑長揖徑歸傑亦不  
能害也所以鄉舉試禮部皆不第闕帥汪公應辰建守陳  
公正同知其賢相與論薦于朝時相尼之又不得召後數  
歲詔舉遺逸部刺史芮公燁遂帥其寮與帥守六人者共  
以元履行誼爲言於是詔特徵之元履辭謝不獲則以布  
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要勸上以脩德業正人心養士  
氣爲恢復之本上獎歎開納勞問移時明日遂有詔賜同  
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乾道四年十有二月也  
異時學官不與諸生接亦漫不省學事徒養望自高而已  
元履旣就職則日進諸生而教誨之且視其居有壞者或  
幾壓焉則請于朝得緡錢四十萬以葺之釋奠孔子祠職



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說惑主聽溺人心馴致禍亂不應祀典而河南程氏兄弟唱明絕學以幸來今其功爲大請言于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他日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今壹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又不聽至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疏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病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語尤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徠之至是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數求去矣遂以迎親予告使歸行數日罷爲台州州學教授元履自少則有志于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間獨喟然歎曰上恩深厚如

此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先是嘗榜其書之室曰良齋至是日處其間方將條理舊學以益求其所未至從遊之士稍有自遠來者而不幸病不起矣病革時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言之繆其母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禮浼我且以書召其友新安朱熹至則盡以終事爲寄而訣卒之日實九年閏月壬戌其年五十有八矣娶同郡劉氏徵士勉之之兄女先十九年卒繼室虞氏子男二人孝伯國學進士孝朋尚幼所爲文章若論議訓說合數十卷藏于家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前代治亂廢興存亡之說以至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略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居家謹喪祭重禮法恤親舊雖貧不懈從父有落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字



其孤尤有恩歲饑爲粥以食餓者而力請移粟於官邑里  
賴焉又嘗請督鄉人之不葬其親者富予期貧予費而掩  
其無主後者以千數爲文以戒生子而不舉者所全活者  
亦甚衆與人交尤盡情嘉其善而救其失如恐不及後進  
以禮來者苟有一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其處心制行類  
如此故嘗有病其爲人太過者元履笑曰不猶愈於橫目  
自營者耶至或訾其近名則感然曰使夫人而皆避此嫌  
則爲善之路絕矣此其學道愛人之本意也嗚呼使其老  
壽通達舉而施之則其所以及人者爲如何哉孝伯將以  
七月己未奉其柩葬所居之南不十里所謂長坂者元履  
平生時所樂處也予往蒞其上孝伯泣拜奉巖君士敦之  
狀以銘文爲請予惟元履垂絕之言若有及此者顧雖不

能不忍負也則應曰諾退視其狀不誣因掇其大者

銘之銘曰

謂天嗇之則曷其材且志也曰其德之則又不年以位也  
竟使抱其餘以沒於地也我銘以哀之又以掩其隧也

陳師德墓誌銘

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務爲剽掠纂組  
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  
而其後或更以爲能焉俗弊風訛迭相夸尚於是公卿子  
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爲之無所於迫而徒取銜鬻之羞  
顧反薄君恩輕世祿捐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舉  
世競馳恬不覺悟而聖賢脩己治人之方三家禮義廉恥  
之教益泯泯矣嗚呼斯其爲弊也久矣不有卓然高志遠



識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師德者蓋庶幾焉而又  
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師德莆田人姓  
陳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國夫人聶氏  
師德生秀異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則已知古  
人爲己之學而不屑爲舉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因予友  
括蒼吳君耕老以書來道其志而請業焉予三復其辭而  
嘉之然亦意其必已淫思力索於空幻恍惚之場也則報  
之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  
易者始師德於是始欲因予言而反求之旣疲於宿昔思  
慮之苦而感疾殆矣其後屢欲求見且將徧求世之有道  
君子而師友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猶語其友方未耕道  
使言於予以不及相見爲深恨明年其仲兄守師中見予

於建陽遂以耕道所狀行實一通屬予銘其窆予不忍辭  
也狀言師德性至孝事信安公及母夫人曲盡愛敬劑和  
烹飪必躬必親左右周旋不違義理而未嘗失顏色於兄  
弟尤友愛以公奏授右承奉郎娶同郡林氏朝請郎一鳴  
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己亥卒於其疾之革  
也公夫人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  
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顧其兄屬以問學修  
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子福孫後  
之而葬之石泉祖塋之側嗚呼有如師德之志而其行事  
可得而書者止於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然其所立視世  
俗之學昧利辱身得已而不已者則旣絕矣夫豈不足以  
頗慰公夫人之念與其兄弟朋友之思哉予是以銘曰



士孰不學其方則殊毫忽之差有蹶其徒卓哉若人惟義之學刻意劬躬蹈履前覺天不著之以駿其奔淵冰免矣志氣則存石泉之瀕于祔于宅孰全其歸視此幽刻

何叔京墓誌銘

邵武之東百里而近七臺之麓小溪之濱有君子者曰何君名鎬字叔京予獲從之遊相好也今年冬過予於寒泉精舍留止浹旬歸而屬疾既病則手書來告訣語不及私獨以不獲終養卒學爲深念而於當世之慮亦眷眷不忘也時予別君甫踰月發書驚歎失聲亟走省焉至則君已逝矣旣入哭盡哀明日君之親友門人以予至皆復來會哭相弔議語葬故君嗣子琰亦衰經杖出拜伏哭固以銘墓爲請予惟君實以其死累我今其子又哀以請如是其

何說之辭則與諸來會者共訂君事皆曰君家臺溪且數世世有隱德至君皇考諱允始仕爲左朝奉郎通判辰州事娶陳氏劉氏林氏鄧氏皆封安人而君劉出也生孝謹有器識旣出就傳暮歸則不復去親側誦書日數千言爲文敏而有思趣尚高遠識者竒之辰州嘗受程氏中庸之學於故殿中侍御史東平馬公伸服行不怠又以其中節事狀移書太史忤秦檜下吏竄南方危死不恨間復悉以其所聞者語君君旣受其說則益務貫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相參伍蓋久而後有以自信之於是一意操存杜門終日澹然若無所容者至其論說古今指陳得失則又明白慷慨可舉而行平居崇德義厲廉節絕口未嘗及功利至於收族恤孤興事濟衆則又懇惻憂勞如已嗜



欲言行相循沒身不懈由此南州之爲程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焉始用辰州致仕恩補官授泉州安溪主簿未赴鄧舅祚帥江西辟掌書寫機宜文字再調汀州上杭丞數行縣事專用寬簡爲治白罷稅外無名之賦人便安之部使者鄭君伯熊名好士行部得君喜甚願郡事爲不理囚繫或累歲月不得釋檄君佐其守君入幕悉取文書閱視具得其所以然者持白守決遣之旬日皆盡又以田稅不均貧弱受病夙夜疚思爲所以均之之說甚備也所以彌縫補助者亦盡其力而守顧不悅君卽謝去君事鄧安人素謹其赶上杭也安人以瘴毒爲憚君不敢請遂單行至官歲以公事一再歸省每行輒不受俸秩滿計其月十有四悉歸其券於有司一時學士僚友高君學行多師尊

之而當路鮮識之者君固不求亦不自悔獨以年格循資調潭州善化令將行而卒年四十有八淳熙乙未十有一月丁丑晦也君爲人清夷恬曠廉直惠和談經論事簡易條暢所著書有易論語說史論詩文數十卷其言多可傳者晚築書堂所居南坂上名以高遠用見已志疾病召子弟教戒一以義理終不及家人生產事獨曰治喪以禮勿用浮屠鬼教亂吾法而已娶同郡李氏其叔父郁學於龜山楊公所謂西山先生者也子男琰爲長次某長女適吳大同次馬棟次未行也諸君所論君行事如此皆予所聞知琰等葬君東碭之原予旣書其最納窀中然間嘗竊目君學行可以司教育論議可以陪獻納而其心誠才實又可以宣德澤而惠鰥寡今乃僅得一縣令而又不及試以



死此爲重可哀者乃復叙次其詳刻石表墓且系以銘銘曰  
清直而溫夷易而方惟學不懈厥猷以光孰啓于家而居  
于邦孰豐其粹而嗇其長帝罔弗衷氣或交沴旣欽厥承  
君則奚愧莫尊匪德莫久匪言銘以相之刻石墓門

夫人呂氏墓誌銘

夫人姓呂氏建寧府建陽縣長平里人其先世於唐爲河  
東著姓乾符中有侍御史行立者避地始家建陽入宋餘  
百年乃有顯人而夫人之父希說亦進士中第剛介不苟  
合晚乃爲劔浦令以卒夫人生愿慤不妄戲笑未笄失其  
母劔浦俾治家事撫弟妹如成人尋以歸邵武饒君偉事  
舅姑甚得其懽心餘年生子幹角晬而寡夫人誓志秉節

毅然不可奪無何劔浦及皇舅漳州府君亦皆卒而姑氏  
固前沒饒氏固清貧諸叔妹皆幼稚夫人以孀婦抱弱子  
持守門戶奉承賓祭和輯上下內外斬斬無間言其出內  
用度不以一錢自私文簿整整雖龠合分寸無所漏少或  
遺亡則爲之躊躇不憚者累日指馭僕妾接隣婦里嫗咸  
有恩意幹幼時愛之異甚捧視漱沐一不以委他人及少  
長遣就學則程其術業謹其出入交游之際未嘗輒借以  
顏色幹亦孝謹敦實能自力學問見稱朋友間中淳熙二  
年進士第人謂夫人盛年苦節以有斯子今且享其報矣  
始夫人女弟爲劉氏婦早卒至是其子崇之與幹偕選  
夫人爲其母之不見每及之未嘗不悲歎出涕人又以是  
知夫人之薄於榮利而厚於孝慈也幹調吉州吉水縣尉



將行夫人屬微疾一夕遂不起聞者莫不哀之歲丁酉秋七月十四日也時年五十有六明年幹卜葬夫人於其鄉之思順里而奉其友江州錄事參軍游九思之狀來請銘拜起滄泗嗚咽不能言予哀其志亦雅聞夫人行實如游掾言因刪取其大者叙而銘之曰

皇皇后帝垂三綱制婦繫夫陰統陽盛衰脩天初莫量有繫弗改茲厥常吁嗟夫人仁且莊祇若帝訓篤不忘疚乳艱棘廩欲僵卒濟厥子後以昌玉靈食墨此澗岡納詞誄行告幽荒山夷淵實無壞傷

特奏名李公墓誌銘

邵武軍光澤縣東里所有地曰烏洲李氏世居之爲郡著姓其先有贈大理評事者諱鐸始以文行知名鄉黨生太

常博士誥始登進士第卒贈朝請大夫陳忠肅公賢之稱其真率樂易有古人之風其仲子深紹聖間以論斥時相之姦與任公伯雨等俱入元祐籍季曰處士濬隱居不仕而其葬也右文殿修撰李公夔實銘之蓋自其先世所與交游姻好盡一時知名士故其子弟見聞開廓趣尚高遠不與世俗同若特奏府君諱某字得之者則處士之長子也少治周禮學兼通左氏春秋爲文簡古不逐時好弱冠遊太學薦而不第舍法行當充貢又不果行竟以累試禮部恩奏名天府將入奉廷對前一日卒於臨安之客舍實紹興五年八月十八日年才五十有二歸殯宅之東岡三十二年其子呂乃更卜兆于烏君山下獅子嶺之原奉其柩而遷焉淳熙六年呂始見予廬阜之陽如舊相識一日



泣而言曰呂不孝先人之沒二十七年而後克以禮葬葬  
又十有九年矣而未克識將無以爲幽遠無窮之計惟吾  
子幸而予之銘因出其親友崇陽大夫游君言之狀以請  
予辭謝不獲乃次其事如右按狀又言府君爲人事親孝  
謹友愛其弟甚篤之死不少哀遇族黨有恩意少有忿爭  
則爲居閒極力平處不令入官府不幸死喪則爲經理其  
家事而任其婚嫁之責嘗有死上庠者遣仲弟護其柩以  
歸里人有以惡聲至者未嘗與之較至周其急則輟衣食  
不顧也諸弟嘗問善人之道府君語之曰臨事而無陰據  
便利之心斯可矣又嘗語人事有當爲力雖未及亦勉爲  
之若必有餘而後爲則終無時矣此其行身及物之本意  
也平居方嚴不妄戲笑而遇事輒應無所凝滯從弟西出

先生嘗面歎曰兄於答問若不經意而受其言者反覆十  
思終無以易此非諸弟所能及也性尤敦厚質實發言處  
事不以幽顯物我爲間樂聞人善而務掩其惡所與交皆  
巨人長者無不愛而敬之縣嘗以民兵爲屬府君爲制戰  
陳擊刺之法而以時閱習之甚可觀也令欲以聞冀爲府  
君得勳賞府君笑謝去不復有所預時海內多虞舉人有  
不能試禮部者往往以恩直補官人有謂府君盍自言者  
府君不荅老之將至婆娑丘林吟諷書史適然自適未嘗  
有不遇之歎也嗚呼予生晚不及識府君而游君不予欺  
也則府君者可謂好德有常之士矣乃不得少見於用以  
沒其身其亦可悲也夫夫人上官氏朝議大夫令之女繼  
室黃氏曲江令銓之女子男三人呂爲長次某次某女四



人游君與將仕郎高志旻從政郎何鎬保義郎上官賁其  
婿也孫男女於今二十有六人而呂之彊學既有聞又教  
諸子皆有法天之所以報府君者其將在於此乎乃爲之  
銘使刻宰上以俟其詞曰  
利不自予惟義之取義則彊爲惟仁之歸孰長其源不豐  
其委斯丘斯藏有起無墜

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誌銘

淳熙六年春正月端明殿學士黃公寢疾于邵武故縣之  
私第熹往問其起居謁入公正衣冠舉扶起坐顧中子瀚  
召熹入至則又扶以立辱與揖讓爲禮共坐食飲恭謹不  
懈如常時卒食又扶而起涕泣爲熹言曰中也先考妣之  
藏久未克識蓋不敢輕以屬人今以累子子其爲我成之

熹頓首辭謝不敢當而公命之不置熹懼以久勞公則不  
敢辭而受命以出歸又以書辭未報而公薨諸子遣使來  
計且致遺命以同郡李君呂之狀來熹旣哭公盡哀且念  
今則無所於辭乃考其狀而附以所聞爲列其事曰謹按  
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黃公諱崇字彥高其先  
光州固始人十一世祖膺避地閩中今爲邵武軍邵武縣  
人曾祖辰有隱德爲鄉里所尊晚以子仕登朝授太常丞  
以卒故知制誥呂公夏卿實銘其墓後以孫履爲尚書右  
丞累贈司徒祖汝臣不仕父豫用右丞奏爲右承務郎皆  
以孝謹聞於鄉黨公自幼力學日誦千言人謂是且大其  
門矣旣長承務公任以家事於是無復進取意旣孤而貧  
悉力治喪不以累其昆弟而所以爲禮者無不備觀者歎



息母孫夫人春秋高性嚴而多病公致養勤劇得其驩心  
隣家有李永者尚氣節雅敬慕公察公養親之意有餘而  
力不足請助公以經紀公亦信之不疑竭貲付之一不問  
其出入如是者十有五年李衛公德將死感慨執公手曰  
子吾父也公之兄客遊以疫死人無敢往視之者公獨毅  
然告行千里還柩視其橐得餘貲尚百餘萬悉奉以歸其  
丘嫂不以一毫自私平居恭儉自守不妄取予至其教子  
擇師雖輟衣食無所愛由是二子皆舉進士及公時取高  
科以德業風槩各有聞於當世既又並登朝列遇郊慶春  
公爲右宣義郎而致其事公乘安車東西就養二子皆孝  
謹篤至諸孫滿前晨夕所以奉養娛樂公者甚備鄉黨稱  
之紹興癸酉正月十九日以疾卒于南劔州沙縣之寺舍

享年八十有一其年十月葬于九墩先塋之次娶建安游  
氏先卒亦以二子故追封孺人一女適貢士劉紀公卒時  
端明公方以某官通判建州事而季子章亦以某官知沙  
縣事其後端明公被遇太上皇帝擢館職郎曹史官攝贊  
書命兼司業祭酒侍講歷工吏兵禮部侍郎又以府教授  
給事中兵部尚書事今上皇帝侍讀禁中正色立朝聲烈  
甚茂以顯謨龍圖閣學士退老于家天子又乞言焉卽拜  
端明殿學士恩禮殊渥而海內有識之士亦莫不歸心焉  
沙縣屢宰劇邑有能稱然不肯媚事權豪後以御史中丞  
湯鵬舉薦入臺爲主簿以又持論不阿而去提舉福建路  
常平茶事知台州所至聲績皆可紀以是累贈公至金紫  
光祿大夫夫人亦啓封本郡而孫曾仕者又十餘人然後



鄉人知公所以遺其子孫者爲無窮也李君又言呂以壻  
公孫女嘗得拜公堂上間竊窺觀公之爲人望之儼然卽  
之溫然危坐竟日無惰容雖遇臧獲不妄言笑自少至老  
如一日熹以是又知端明公之德之盛所以沒身於禮而  
不倦者爲有自來也嗚呼公其亦賢矣哉敬爲作銘銘曰  
司徒之德浹于州鄉矧其孫曾弗俊以良光祿之賢克篤  
其慶隱耀弗章及子而盛其盛伊何學士尚書介也英英  
亦假節符國慶所覃逮其考廟結紫垂黃天子有詔匪爵  
之貴惟德之褒保而弗墜有積彌高我思古人恍其對接  
承命作銘用亶來葉

建安郡夫人游氏墓誌銘

有宋建安郡夫人游氏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

鄭武黃公諱崇之妻而子端明殿學士諱中台州史君封  
章之所追爵也世爲建州建陽縣長平里人曾祖正卿祖  
希古父儀皆不仕而有隱德鄉里推長者夫人資靜淑族  
母阮氏以婦德爲女師夫人幼嘗學焉受班昭女訓通其  
大義至他組紉筆札之藝皆不待刻意而能輒過人早孤  
其母鍾愛之以歸大夫公事舅姑承祭祀勤肅不懈舅喜  
賓客佳辰令節親舊滿門夫人供饋唯謹未嘗頃刻自逸  
而委勞於娣姒也姑姓嚴諸婦侍旁有二十年不命坐者  
夫人獨能順適其意盥節溫清禮無違者姑有疾非夫人  
進藥不嘗每因事指言以爲諸婦模楷遭舅喪大夫公素  
貧昆弟相顧謀鬻田以葬夫人曰毋墮爾先業爲也退斥  
橐中裝以奉其役以故大夫公得以不煩於衆而襄大事



大夫公爲人誠慈莊重夫人以柔順堅正佐之相敬如賓  
謀無不協其待遇族姻謙謹有禮樂道其美而不喜聞其  
過至其貧困則賙之必盡其力日誦女訓及他經言以自  
箴警亦頗信尚浮屠法娘子則必端居靜室焚香讀儒佛  
書不疾呼不怒視曰此古人胎教之法也故其子生皆賢  
材而夫人所以教之者又甚至稍能言則真滕上授以詩  
書少長卽爲迎師擇友教詔諄悉從兄御史先生學於河  
南程氏行業淳懿爲學者所宗夫人每語諸子曰視乃舅  
而師法之足以爲良士矣紹興壬子四月二十三日以疾  
卒病革大夫公泣視之夫人曰生死聚散如夜旦然何以  
戚戚爲哉於是年五十有六矣二子皆舉進士中其科而  
端明公實以第二人賜第其後侍從兩朝出入二十餘年

忠言直節老而益壯退居于鄉天子閔勞以事嘗遣信使  
奉璽書就而問之其忠孝大節固已偉然而其言之細  
又皆可紀人以爲夫人之遺教也台州嘗爲御史臺主簿  
亦以治行精敏議論慷慨有聞於時二公前後凡遭逢慶  
恩得追榮其母至今封里人榮之一女則貢士劉紀其壻  
也卒之明年葬于邵武縣石岐之原大夫公嘗命台州狀  
其行而未有所託銘後四十有六年端明公乃以命熹其  
語具於大夫公之誌此不著獨按狀文別其大者書而銘  
之銘曰

長平之游世有德人弗耀于世乃里其仁女士攸宜壺彝  
是式配德娠賢慶餘善積尚書刺史之德之才湯沐之封  
本邦是開煌煌命書賁此玄宅伐石篆辭永世貽則



端明殿學士黃公墓誌銘

公姓黃氏諱中字通老其先有諱膺者自光州固始縣入閩始家邵武至公間十有二世矣公之曾大父汝臣不仕大父豫假承務郎父崇贈金紫光祿大夫母游氏追封建安郡夫人公生而穎悟端慤少長受書不過一再讀退輒默然危坐竟日問之則皆已成誦矣未冠從舅御史先生定夫愛其厚重手書爲夫人賀踰冠入太學會京城失守僞楚僭位號公卽日出居于外旣而邦昌果遣學官致僞詔藥物勞問諸生公以前出故獨無所汙建炎再造丞相潛善公族祖父也雅器重公薦諸朝詔補修職郎御營使司幹辦公事紹興五年舉進士對策廷中極論孝弟之意冀以感動聖心天子果異其言擢置上第名次舉首授左

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改宣義郎主管南外墩宗院代還秦丞相檜方用事察公意不附已差通判建州事罹外艱服除復差通判紹興府事時公登第二十有餘年矣轉徙外服士女歎其滯淹而公處之泊如也檜已死公道稍開上記公姓名乃召以爲祕書省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佐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遷司封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滿歲爲貢紹興二十八年充賀金國生辰使與賀正使祕書少監沈介相先後明年公還獨言虜作治汴宮役夫萬計此必欲徙居以見迫不可不早自爲計時約和旣久中外解弛無復戰守之倚上聞公言矍然曰非但爲離宮耶公曰臣見其營表之目宮寢悉備此豈止爲離宮者以臣度之虜勢必南虜南居汴則壯士健馬不



數日可至淮上事勢已迫惟陛下亟深圖之上是公言而宰相皆不悅顧詰公曰沈監之歸屬耳不聞此言公安得獨爲此殊不以爲意踰月公復往扣之且曰卽不以鄙言爲可信請治其罪又皆憮然莫應而右相湯思退怒甚至以語侵公公不爲動已乃除沈吏部侍郎而徙公祕書少監以抑之公猶以邊備爲言不聽則請補外上不許曰黃某可謂恬退有守矣除起居郎賜以鞍馬非故事也踰月兼權中書舍人顯仁太后崩百官朝臨將避辰日公以非經且引唐太宗哭張公謹事爭之已而上殯日適在權制釋服之外有司議百官以吉服陪位公又論之曰唐制殯在易月之內則曰百僚各服其服啓殯在易月之外則曰各服其初服今殯雖過期獨不得以啓殯例之而服其初

服乎且喪與其易寧戚惟稽古定制有以伸臣子之至情者則幸甚尋差同知三十年貢舉權工部侍郎奏御前軍器所領屬中人其調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而聞者非祖宗正名建官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不報金人來賀天申節充接伴使故事錫宴使者謝於庭中至是辭以方暑請拜宇下公持不可乃如故事遂爲送伴使還又言聞虜日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待之明年兼侍講又兼吏兵部侍郎會將有事於明堂公請毋新幄帟毋設四輅以節浮費詔從之旣而虜使復以天申來賀方引見遽以欽宗皇帝計聞且多出不遜語諸公惟駭不知所爲至謂上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喪公聞之馳白宰相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之節一有失禮謂天下



後世何且使人或問故將何以對於是始議行禮公又率諸同列請對論決策用兵事衆莫有同者公乃獨陳備禦方略且曰朝廷與仇虜通好二十餘年之間我未嘗一日言戰虜未嘗一日忘戰以我歲幣啗彼士卒我日益削虜日益彊今幸天禡其魄使先墜言以警陛下惟陛下亟加聖心焉蓋公自使還三年每進對未嘗不以茲事爲言至是上始入其說然不數月而虜亮已擁衆渡淮矣遷權禮部侍郎入謝因論淮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諸軍旣而殿帥楊存中以御營使行公又率同列論存中不可遣狀甚力虜騎至江壩朝臣震怖爭遣家逃匿公獨晏然如平日家人亦朝暮請行公曰天子六官在是吾爲從臣獨安適耶北虜退唯公與左相陳魯公家在城中衆皆慚服

於是車駕將撫師建康而欽宗未祔廟留守湯思退請省虞以速祔公持不可上納用焉而議者猶謂凶服不可以卽戎上曰吾固以縞素詔中外矣卒從公言而行月朔留司百官當入臨思退復議寢其禮公又力爭得不罷比作土當瘞重公又以初服請右相朱倬不可曰徽考大行有故事矣公曰此前日之誤今正當改之耳倬因妄謂上意實然臣子務爲恭順可也公曰責難於君乃爲恭耳虜旣易主明年復遣使來通好議者皆曰土地實也君臣名也先實後名我之利也公又奏曰君臣之名旣定則實將從之百世不易者土地則其得失取予非有定也安得反謂之實而先之乎上然之詔公去權號會有詔問足食足兵之計公以量入爲出爲對且曰今天下財賦半入內帑有



司莫能計其盈虛請悉以歸左藏且引唐楊炎告德宗語曰陛下仁聖豈不能爲德宗之爲哉上亦善之然未及行也未幾今天子受禪登極公始蓋嘗與聞其議至是自以舊學老臣且察左右有以術數惑上聽者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所傳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說爲上敷陳甚悉會詔給筆札侍臣論天下事公旣條上且申前奏極論內帑之幣於是有詔更以內藏激賞爲左藏南庫明年兼國子祭酒詔以旱蝗星變命近臣言闕政公曰前給筆札羣臣悉已條對今什未一二施行夫言非難行之爲難願陛下力行而已無以多言爲也已而有旨自今太上皇后令皆以聖旨爲號公以故典爭之不得宰相建遣王之望使虜約和公又論之亦不從俄兼給事中明年天申上壽議

者以欽宗服除將復用樂事下禮曹公奏曰臣事君猶子事父禮親喪未葬不除服春秋君弑賊不討則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况今欽宗實未葬也而遽作樂不亦失禮違經之甚乎退復以白宰相且引永祐龍輶未返時事爲比左相湯思退曰時已遣使奉迎今則未也公曰此又誰之責耶右相張魏公亦曰今乃爲親之故不得以前日比公曰太上皇帝於欽宗親弟昆且常北面事之有君臣之義尤恐非所安也退具草將復論之詞益壯厲尋有旨集議而廟堂間遣禮官來偵公意公出奏草示之知公議正不可屈乃寢公在東臺不半歲詔勅下者問理如何未嘗顧已徇人小有所屈內侍李綽徐紳賈竑梁珂遷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忤旨補郡已復罷之公壹



不書讀繳奏以聞左右已深忌之會復有旨賜安穆皇后家墳寺田而僧遂奪取殿前選鋒軍所買丁禩田以自入軍士以爲言事下戶部尚書韓仲通以爲不可而侍郎錢端禮觀望獨奏予之公復封上曰今若奉行前詔則當以官田給賜不當取諸軍家所買若謂丁禩得之非道軍家不應得買則亦當還直取田不當遽乾沒也疏奏羣小相與益肆媒孽公遂以特旨罷中書舍人馬騏上疏留公未報而言事官尹穡希意投隙詆公爲張公黨騏後亦不能自堅而公竟去國矣明年乾道改元公年適七十卽移文所居邵武軍引年告老除集英殿修撰致仕進敷文閣待制久之上亦寢悟思公言將復用之五年因御講筵顧侍臣曰黃某老儒今居何許年幾何矣筋力彊否於是召公

赴闕公辭謝不獲明年乃起公以老成宿望直道正言去國七年至是復來觀者如堵入對內殿問勞甚寵時用事者方以權譎功利日肆欺罔公因復以前奏正心誠意致知格物者爲上精言之又言比年以來言和者忘不共戴天之讎固非久安之計而言戰者徒爲無顧忌大言又無必勝之策必也暫與之和而亟爲之備內修政理而外觀時變則庶乎其可耳上皆聽納以爲兵部尚書兼侍讀每當入直上常先遣人候視至則亟召入坐語極從容如是數月月必一再見公知無不言其大者則迎請欽廟梓宮罷天申錫宴也初公在禮部論止作樂事公去踰年卒用之然猶未設宴也至是將錫宴公奏申前說且曰三綱五常聖人所以維持天下之要道須臾不可無也欽宗梓宮



遠在沙漠爲臣子者未嘗以一言及之獨不錫宴一事僅存如魯告朔之餼羊爾今又廢之則三綱五常掃地盡矣陛下將何以責天下臣子之不盡忠孝於君親哉已而詔遣中書舍人范成大使虜以山陵爲請公又奏曰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置欽廟梓宮而不問則有所未盡於人心且雖夷狄之無君其或以是而窺我矣上善其言而不及用虜於是果肆嫚言人乃服公論之正而識之早也公又嘗奏請命有司作乾道會計錄以制國用罷去發運使及他民間利病邊防得失數事公前以不得其言而被讒以去其復來也將有以卒行其志而上意鄉公亦益厚至是不能卒歲又以言不盡用浩然有歸志然猶未忍決求去也乃陳十要道之說以獻曰用人而不自用者治天

下之要道也以公議進退人材者用人之要道也察其正直納忠阿諛順旨者辨君子小人之要道也廣開言路者防壅蔽之要道也考核事實者聽言之要道也量入爲出者理財之要道也精選監司者理郡邑之要道也痛懲賊吏者恤民之要道也求文武之臣面陳方略者選將帥之要道也稽考兵籍省財之要道也言皆切中時病每奏一篇上未嘗不稱善公遂從容乞身以歸詞旨堅確上不能奪乃除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人謝且辭上意殊眷眷內出犀帶香茗爲賜旣歸再疏告老遂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淳熙元年上意猶欲用公以公篤老不敢召則上手爲書遣使詣公訪以天下利害朝政闕失進職端明殿學士且以銀絹將之公受詔感激拜疏以謝略曰朝



政之闕失多矣其尤失者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政出多門  
言路壅塞廉恥道喪貨賂公行也天下之利害多矣其尤  
害民者官吏貪墨賦歛煩重財用匱竭盜賊多有獄訟不  
理政以賄成也臣願進君子退小人精選諸道部使者以  
察州縣則朝政有經民不告病矣公之復歸又十年雖身  
安田里老壽康寧無復他念然其心未嘗一日忘朝廷間  
語及時事或慷慨悲辛不能已聞者蓋動心焉然尚冀公  
之復起而卒有以寤上心也七年八月 竟以疾薨于  
家之正寢先是屬疾踰年手草遺表猶以山陵境土欽廟  
梓宮爲言而戒上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左右言尤剴切  
至是上之上聞悲悼朝野相弔詔以正議大夫告其第享  
年八十有五累封江夏郡開國侯食邑千五百戶實封百

戶娶熊氏詹氏又娶詹氏封淑人三男源通直郎瀚承祿  
郎浩從政郎六女承議郎倪治通直郎吳應時宣教郎謝  
源明承事郎張鑄承事郎陳景山其婿也第二子及第二  
女皆夭孫男七人女五人公天性莊重終日儼然坐立有  
常處未嘗傾側跛倚語默有常節未嘗戲言苟笑他人視  
之若有所拘繫而不能頃刻安者公獨泰然以終其身雖  
在燕私亦未嘗須臾變也居家孝友篤至夫婦相敬如賓  
與人交恭而信淡而久苟非其義一介不取諸人亦不以  
予人少時貧窶炊黍或不繼而處之甚安至其力所可致  
則亦不使親與其憂也晚歲宦達而自奉簡薄不改於舊  
惟祭祀則致豐潔細大必身親之仕州縣奉法循理敦尚  
風教在朝廷守經据正思深慮遠不爲激訐之言表裸之



行以矜已取名然誠意所格愈久而上下愈信服之上雅  
敬重公屢有大用意而公卒不少貶以求合上問進取必  
謹對曰先自治問理財必謹對曰量入爲出始終一說未  
嘗少及功利至於忠孝大節敬終追遠之際則深有所不  
能忘者蓋自始對詔策已發其端而痛夫欽廟梓宮之未  
返則論之終身至於垂絕之言不釋也嗚呼悲夫推公此  
心可謂無歉於幽明而其法戒之所存雖與天壤相弊可  
也尤恬於勢利興廢之間人莫見其喜愠之色爲郡從事  
時驗茶券有僞者吏白公當受賞公謝却之罷惇宗而造  
朝也臨安學官與試貢士公以朝命攝其事時見官外猶  
有缺員用事者故以嘗公已而試事畢公卽解印去其人  
曰所攝黨缺員盍亦自言以審之乎公竟不顧用事者以

是惡之在王府時龍大淵爲內知已親幸他教授或與過  
從觴詠公獨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他教授  
多蒙其力公獨不徙官爲司業時芝草生武成廟武學官  
吏請以聞公不荅則陰圖以獻宰相召長貳而詰之曰治  
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公綰未對公指所書封曰  
治世何用此爲周退語人曰黃公之言精切簡當惜不使  
爲諫諍官也六和塔成宰相命諸達官人寫釋氏四十三  
章之一刻之壁間公謝不能請至再終不與其不惑異端  
又如此所居官人莫敢干以私然公初未嘗有意固拒之  
也蜀士有仕于朝者同列多靳侮之獨感公遇已厚然公  
亦未嘗有意獨厚之也尤喜薦士王詹事十朋張合人震  
皆公所引張忠獻公劉太尉錡之復用公力爲多然未嘗



以告人諸公或不之知也致事里居前後十五年收死恤孤振貧繼絕蒙賴者衆而公未嘗有自德之色平居門無雜賓邑里後生有來見者躬與爲禮如對大賓諄諄教語必依於孝弟忠信未嘗以爵齒自高而有懈意情容也蓋公之爲人生質粹美天下之物旣無足以動於其心其學於天下之義理又皆不待問辨而已識其大者若其誠意躬行則又渾然不見其勉強之意而謙厚慈實尤以空言爲恥以故當世鮮克知之然親炙而有得焉則未有不厭然心服者嗚呼所謂訥言敏行實浮於名者公其是與明年將葬嗣子源使其弟翰狀公行事屬熹以銘熹辱公知顧甚厚且嘗受命以識先大夫先夫人之墓矣不復敢辭乃敬叙其事而銘之公墓在邵武縣仁澤鄉

里居第

之北曰

原葬以十二月初五日其銘曰

天下國家孰匪當務曷爲斯本身則其處事物之理指數其窮曷其大者維孝與忠我觀黃公天畀淳則植本自躬有大其識儼其若思履衡蹈從盛德之表見于聲容烝烝于家懇懇于國敬終厚遠靡有遺貸根深末茂綱舉目隨行滿當世言爲寶龜出入兩朝初終一意酬酢佑神表裏一致用而不究君子惜之勒銘幽宮維以質之

武經大夫趙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夢周有宋太宗皇帝之六世孫也其曾大父某大父某皆爲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追王韓成二國事皆見國史父某舉進士中第及未仕而卒贈中奉大夫公生睦親宅以郊祀恩補成忠郎少孤能自植立刻意爲學校



以文字成名於世遭亂轉徙不克遂其志年甫冠調監常  
州宜興縣稅是時寇難未夷道路艱棘公治征算不以苛  
斂爲事往來便之在官獨居一室日以讀書鼓琴爲事一  
無他嗜同寮莫測其所爲至使人陰伺之已乃信服參知  
政事張公守亦知其賢更以爲饒州永平監舊法果卒淘  
土取棄銅以益鑄用數登萬斤輒書勞受賞前後相承程  
董峻切役者病之公至獨歎曰瘠人肥已吾弗忍也亟罷  
去而節他費以足用守董耘賢之且愛其詞章薦於朝請  
爲易文資不果去居信之弋陽一時名勝爭迎致館穀且  
遣子弟從之遊久之自請爲祠官得主管華州雲臺觀始  
來居邵武時中書舍人王洋知軍事尤深禮敬與酬唱往  
來稱歎不置秩滿爲建昌軍兵馬都監郡守知其廉帑藏

出納悉以該之復監泉州郡使司糴事公知前積壘弊歎  
曰踵是則吾固不能正之則蒙其辜者必衆吾豈爲禍始  
乎因力辭之旣而有求代其任者果不免聞者歎服晚再  
爲福建路兵馬鈐轄累官至武經大夫行年七十有三淳  
熙六年七月某日以疾卒公配恭人滿氏某官中行之曾  
孫女子男五人善俊朝議大夫直龍圖閣知廬州主管淮  
西安撫司公事善佐朝散郎知常德府事善儀秉義郎善  
任承節郎善傑忠翊郎而善任蚤卒女七人二夭其五人  
則從政郎鄧祖攸迪功郎楊理李綱黃造司馬邁其壻也  
孫男女各二人皆幼明年諸孤特奉公柩葬于邵武縣新  
屯西宅之原而書其事狀如此使人來請銘熹雅聞公爲  
人恬淡寬博自少以廉謹自將平居未嘗有愠色尤不喜



言人過以急難告者必周之未嘗計有無也生長太平公族間不爲華靡之習從宦所至壹以仁恕惻怛爲心雖勢卑不得盡行其志然其隨事及物亦足以見其胷中所存者滿恭人有賢行諸子皆以文學稱而淮西常德連中進士第皆及公無恙時被遇通顯知名當世公晚更得閒適因不復問家事顛用棊酒自娛而老壽以沒嗚呼是亦可以無憾也夫乃考其狀叙而銘之銘曰  
唯紆人之勞寧卻已之進豈曰已之廉而速人以病仁夫趙公有畢其宮我銘斯石以詔其終

夫人徐氏墓誌銘

夫人徐氏温州瑞安縣人世隱德不仕夫人生柔順靜正父母愛之擇所宜歸以配郡人張君某旣歸事舅姑盡禮

晨夕敬問衣服食飲寒燠之宜而節適之舅姑未食不敢食未寢不敢寢姑性嚴重事有不可其意終日不憚左右莫能近夫人獨從容娛侍所以開釋其意者萬方俟其語笑復常乃敢退如是者十有八年隣里親族覩之不見其一日懈也舅姑沒哀毀不勝衰張君家故饒財喜賓客中歲少窶約然不以屑意朋舊過門輒飭庖具饌相與樂飲如故時館客於家至或旬月不厭夫人節衣食以奉其費無難色不使張君知其有異於前也佐張君教諸子皆有文行旣而其長揚卿途登進士第仕州縣以敦樸詳練爲諸公長者所知張君由此亦以太上慶壽恩補承務郎而致其事老壽家居子孫滿前鄉鄰以爲榮而夫人已不及見久矣蓋夫人以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  
卒享年



五十有五凡生三男三女揚卿之弟曰振卿曰卿女伯季蚤卒仲適成忠郎監左藏西庫林鏞孫男八人女六人卒後四年乃克祔於先姑周氏之塋又二十有五年而揚卿以從政郎爲南康軍學教授與予聯事相好也一日狀夫人之行以告曰楊卿之祿已不得逮其母日夜痛于厥心如又不能有以表其行實之懿於方來則不孝之罪死有餘責敢敬泣拜以請夫子幸哀而予之銘是使楊卿得以不死其親而免於戾也予辭謝不獲而未及爲明年去郡楊卿又以書來請不置乃序其事而銘之其詞曰  
旣孝旣敬又儉以勤天曷報之子秀而文生短慶長儲豐饗嗇銘以訂之百世其澤

劉氏妹墓誌銘

新瀏陽丞建安劉君子翔彥集之妻吳郡朱氏者先太史吏部府君之女而熹之女弟也爲人質實易良自幼不見其有妄言愠色生五年而失先君先孺人愛之年二十有一以歸劉氏事皇舅大夫公禮敬飭備下及旁側侍御委曲逢將尤有人所難者大夫公沒佐彥集理家事勤約不懈撫教諸子愛而有節其逮下有恩意門內之治雍如也淳熙八年年四十有三二月乙未以疾卒子男二人瑾瑱皆將仕郎女二人未嫁彥集將以是歲十月辛酉藏其柩於崇安縣西三里大夫公塋左若干步謂予曰子盍銘諸予懷兄弟先君之遺女唯此妹予旣杜門山間而妹亦幸不遠嫁一歲中率再三見其遠別惟從其家之官時爲然然不一二歲輒歸復相見今其病死而予適從吏役歸則



不復相見矣獨與彥集相持大慟而彥集又爲予道其將死時與家人訣別付託兒女狀尤使人不忍聞嗚呼孰謂吾妹而遽至此耶老病且哀不能文彊書此以識其壙且爲銘曰

哀哀吾弟歸藏其丘懿此遺德後人之休

邵武縣丞謝君墓碣銘

臨川有隱君子曰溪堂先生謝君名逸字無逸與其弟竹友先生名邁字幼槃俱學詩于黃太史氏而以清介廉節有聞于時然皆不遇以死是以獨以其詩行於四方而其行業之懿則非其邑子有不得而詳焉是可歎已竹友之子曰敏行字長訥自號中隱居士娶季氏生子曰源字資深始以進士得官爲文林郎邵武軍邵武縣丞且以慶恩

得封其母爲太安人蓋將有以大其門者而不幸以卒識者莫不傷之資深自幼日誦數千言少長受經屬文有聲庠塾間士大夫之賢者來臨川聞其名莫不延致而賓禮之再試禮部中第宰相以兩先生故不使從吏部選言於上以爲建昌軍學教授居官靜重有守然事有當爲亦不憚改革也嘗祠其鄉之賢者五人於學以勸諸生而故劉侍郎季高爲之記秩滿諸生相率狀其行治扣漕臺請留之使者知其賢顧法不可因相與薦之得稍遷秩復教授江州州學未行遭父喪終制調隆興府南昌縣丞會李侍郎仁甫將漕江西披輯舊聞以修一路圖經於官屬中獨以資深爲可與於此者又與諸使者共薦之嘗行邑事歲餘屬帥守以聚斂爲急諸邑奉承唯謹而資深獨無所屈



常歎曰迫貧民以奉上官吾弗忍爲也帥守以是於資深獨不悅而邑人深德之旣去父兄子弟相與送之數里不絕帥守愧歎亟以薦書追而與之詣曹校考當改京秩會舉將有故不果遂來邵武當路者多知其賢而常平使者宋君若水尤敬重之又率同列交薦章下而資深已病不起矣時年五十有八淳熙辛丑九月己丑也資深天資渾厚人少見其喜怒未第時教學以奉甘旨教撫弟妹而婚嫁之鄉黨稱其孝友家世清貧獨有園廬數畝中隱君旣以其號榜之至資深雖從官然於生產亦不能有所增益獨葺此園築室其間雜蒔花木蔬果桑竹暇日挾冊吟哦其間雖飯蔬飲水不自知其有不足也其詩秀潤和雅有二祖風致存者百餘篇號空齋詩藁云資深娶同郡黃氏

生三男五女男曰樞曰機曰椿女所適曰嚴享甫曰饒祁餘未有行也資深在邵武時嘗以檄書便道過我予雅聞資深名一見卽知其長者旣去遊武夷山水間得予所結廬處復留詩見屬予以是又知其句律之妙可追前輩無慚也顧未及酬而聞其計又以病不能往弔今樞等旣葬資深中隱君墓之側而以書奉資深親友吳君炳若之狀來請銘時予方病欲謝不能又念資深前日賦詩相屬之意不可以終莫之償也乃爲之銘銘曰

惟君家世隱淪載其德之後人君承之勢欲振塗未半隕厥身藏於斯從隱君陵爲谷訂此文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紹興中宰相秦檜專柄用事諸有故怨及不附已者皆誣



以罪竄嶺海故相趙忠簡公用此死朱崖天子哀之還其  
柩將葬衢州常山縣郡將章傑紹聖丞相惇諸孫雅怨趙  
公當國時奉詔治惇罪又希檜旨陽以善意檄常山尉翁  
君蒙之護其喪一日下書翁君曰趙氏私爲酒以飲役夫  
亟捕寘之法而陰使人喻意使并搜取趙公平日知舊往  
來書疏欲以敗趙氏快私憾且媚檜取美官翁君不可則  
啗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反再三翁君度傑意壯不但  
已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爲者卽密告趙氏夜取諸文  
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翌旦乃往爲搜捕者而以無所得告  
傑怒又廉知翁君女弟適故禮部侍郎胡公寅實當時草  
詔罪狀惇者益怒乃誣翁君他罪劾之會胡公弟寧爲尚  
書卽具以其事白檜檜亦悟爲傑所賣下其事安撫使問

狀徙翁君官旁郡趙氏亦竟得無他而傑遂廢不復用當  
是時天下莫不高翁君之誼慕翁君之名而想見其爲人  
者今天子卽位近臣乃以其事聞上亟召見嘉歎其節改  
秩再除中都官皆以省員補外晚乃歸爲司農寺丞未幾  
而卒聞者莫不哀之君字子功世家建寧府崇安縣之白  
水村大父彥深宣和中爲祕書少監梁師成欲一見之不  
可得遂久不徙官其後歷國子祭酒太常少卿以集英殿  
修撰歸老于家父揆文林郎密州司士曹事亦以文行知  
名蚤卒君以集英任補登仕郎調右迪功郎尉常山移婺  
之蘭溪更調明州司理參軍以母喪不赴主管吏部架閣  
文字又以少母喪去官改 郎監登聞鼓院出爲江南  
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當塗澇疫君以檄按行拯療



極力全活甚衆除軍器監丞又主江西安撫機宜文字復  
值歲凶君佐其府咨訪處畫用力尤多使龔公茂良與諸  
使者合言於朝乃召丞大農卒時年五十有二淳熙元年  
二月十三日也君自幼卓犖不羣曹偶敬憚而孝謹順悌  
事集英及母兄無間言兄沒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已女  
集英引年恩當及君子君推以予從祖弟履之家居不問  
有無仕官不計升黜至於周人之急則亦不復知有難易  
多寡之擇卽有不逮雖奔走乞貸勞辱不憚也歷陽張晉  
彥以子孝祥被親擢冠多士故忤相檜意逮繫廷尉親舊  
畏禍及已莫與通求所以爲橐餽費者無所得君聞之獨  
慨然謁其兄罄家貲得白金百兩遺之會檜死事壹解後  
張氏父子俱官達以此德君終其身不能忘君與之遊亦

每規正其失無所避人兩賢之在江西時同寮劉氏子錡  
奔父喪病疫甚殆人莫敢視君獨輿致其家蚤莫躬治粥  
藥錡得不死他所爲類此人所難者甚衆不勝紀平居食  
客滿堂莫非有求於君者而君不之厭也娶李氏紹興史  
官彌正之女先卒無子以從祖兄誠之之子樗年爲後一  
女適修職郎王伸君家自集英時有別業金陵君卽居之  
旣卒遂葬江寧縣西北村附以李氏後數年君之甥豫章  
通守胡君大原狀君行事以來曰舅氏志未克申而不幸  
至此其高節馴行有不可以弗識者予盍識諸吾且克其  
墓上予婦家與君有連姻得蚤從君游相期甚厚讀其書  
爲出涕不忍辭也乃書其事而銘之銘曰  
仁全故家知折姦謀勇蹈大難賁育其儔偉哉若人躬此



朱子大全 卷七十八 三十一  
達德俛哉終身靡有回適無日斯丘四尺之崇忘私起懦  
千載高風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九

墓誌銘

岳州史君郭公墓碣銘

公姓郭氏諱份字仲質其先自吉水徙新淦曾祖亶祖麾  
皆不仕父彌約始仕有能稱至朝散郎以卒誅其行者皆  
當世達官名士公幼沈敏能自力學問甫冠中進士第爲  
辰州道州南雄州州學教授荆湖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  
湖南自軍興治戰艦積材於場久而腐敗相承募丁卒守  
視不已公白之臺毀材爲薪歲省衣糧萬計官有羨緡數  
十萬議欲獻諸朝公曰此非可繼也使者爲止醴陵有豪  
族取民田以治居室上流有古陂輒徙之田以蕪廢訟數  
十年不息公曰是不難辨以地比與圖視之一訊而決還



陂於上流溉田如初用轉運使黃鈞等薦得通判常德軍府事賜緋衣銀魚常德在湖北爲望郡更二太守無善狀公至委曲扶持之靖獠干紀王師討之公主督運山行旣艱而水道經若水寨溯流百餘里尤險惡漕幾不通公命輕裝淺舟水陸俱進軍用不乏師還第功遷秩擢守與國軍至郡承前守罪去之餘帑庾空乏北軍以廩假不時至或羣噪府下公奏留上供萬斛以寬郡計而申著令以戒有司凡給俸賜以下爲先衆乃悅服未久以憂去免喪奏事闕下卽日除知岳州又積年勞轉朝散郎還至豐城暴得疾卒於館舍年五十有七公娶李氏再娶喬氏男曰蒙今爲迪功郎新贛州瑞金縣東尉女二人長適彭浩前卒次未嫁公性純儉被服如寒儒家人習慣不知爲驕奢居

官歛晦不爲赫赫之名然所至爲上官所推舉平時溫溫不妄喜怒及其遇事破姦發伏人亦不能回也公最樂義亦勇於有爲有踈屬之女受鬻于人公聞之遽投牒遣幣贖而嫁之鄉人有旅死者公爲棺歛歸其柩于家有舊同僚之官地遠貧不能行公爲裝遣之雖靴袍巾幘之類畢具周人之急皆此類嘗因講治道以義役節目授其門人李伯賢令推行之自其鄉始今江西諸郡義役公實發之嘗謂門人曰九重有規恢之志而文武士不任其責寬恤令屢下而百姓無固結之心北軍就食東南布滿州縣無以善其後是三患也嘗因賜對建言常德當夷獠出沒之衝比年復有茶寇之警而屯兵財二百人不足用以彈壓湖北一道北被邊南控溪洞多寇賊而城壁皆不治尤非



所以備不虞者請以荆鄂千人戍常德而諸郡城惡者亟治之便又言獄者人命所繫故推吏賦祿厚而受賕輒以重法論至獄卒陰操木索笞箠輕重之權慘虐尤甚而今以無祿故爲姦利者得從輕坐甚亡謂請詔有司議廩獄卒而重其法義倉歲賑矜寡孤獨甚厚然其惠徧於市井而不逮山谷請卽鄉落寺觀分置居養院以活遠民之無告者蓋公雅有當世之志而於吏事尤不苟其所欲爲固不止數事然卽此而觀亦足以見其所存矣使究其用當如何哉天資樂善見當世德人莊士必慕與遊在長沙善故張侍講敬夫敬夫稱其靖端有守數爲延譽諸公聞居鄉厚令劉常州子澄子弟皆從之學有立志公沒而蒙慙自力於爲善嘗以田二頃爲義莊周貧族人以爲猶用公

平日之意也公卒以淳熙某年某月某日葬以九年正月乙酉墓在吉水縣同水鄉赤石潭之原蒙以子澄之狀來曰吾先君子甚高下風之義顧不幸不得卒其定交之願以死蒙又不孝無以慰其泉壤之思唯是表墓之碣未有以書敢介常州以請吾子惠而許之則爲有賜於吾先矣予聞其言而悲之讀其事狀又知公之爲人如此亦恨前此之未始得從公遊也旣次其事又作銘以系之銘曰端而靖足以有守敬而敏足以有爲胡嗇於年不卒其施惟後有人克堂厥基我銘斯石以詔無期

宜人王氏墓誌銘

右朝請大夫任公諱賢臣之妻宜人王氏明州慈谿縣人故朝奉大夫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諱廷秀之女年十



朱子大全 卷之九  
七歸任氏任氏世爲眉山人後徙蔡州靖康之亂大夫公  
昆弟始奉其母魏國太夫人犇走南渡生理蕭然宜人嫁  
時裝甚厚盡捐以佐朝夕之用事太夫人盡愛敬甘旨無  
闕供無故未嘗輒去左右遇有疾衣不解帶粥藥嘗而後  
進與大夫公相敬如賓所以輔佐之者甚至大夫公嘗通  
守武昌久攝郡事前例攝事者受俸給與諸司問遺往來  
皆如真太守大夫公疑之以語宜人宜人曰異時貧甚宜  
不聊生亦且至今日矣今幸粗足何以是自汗爲哉大夫  
公以爲然皆謝不取大夫公歷守數郡晚歲奉祠以歸或  
以其精力未衰猶可以復仕而宜人深以止足爲戒大夫  
公乃不行宜人治家嚴而有法歲時祭祀先旬月戒具至  
期齋肅每事必親雖疾亦強起中饋酒食之事蓋終身不

以諉人教飭子孫甚嚴未嘗假以言色而視其飲食時其  
寒燠皆有條理遇下有恩意然敝衣袴亦不妄與旣病猶  
治家事不廢中外肅然者十年以淳熙九年十一月三日  
卒享年

子男三人璜宣教郎知江州德化縣事

玠承務郎知臨江軍清江縣事皆先卒璋迪功郎袁州萬  
載縣丞女一人適通直郎通判容州程說之孫男七人希  
夷舉進士調迪功郎建寧府浦城縣主簿圖南迪功郎嚴  
州建德縣尉斗南應南鵬南搏南女三人璋希夷將以十  
年七月奉宜人之柩葬於邵武軍邵武縣長樂之原  
使其友方士繇述宜人閎閎事狀來請銘予先君子嘗與  
大夫公昆弟游義不可辭而希夷士繇又皆嘗來學其言  
宜不妄乃刪取其大者而系以銘銘曰



奉饋高堂恭敬止佐夫子治成厥美肅如嚴君秉周禮考  
終卜吉藏於此上平川紆山崛起長樂之樂詔孫子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吾友石君子重諱某其先世爲會稽新昌右族曾大父諱  
某不仕大父諱某避庚子之亂始居台州臨海縣後以遺  
逸召授右迪功郎以沒父諱某贈朝奉郎母安人朱氏太  
宜人陳氏君幼端慤警悟不羣年十二卽自知刻意爲學  
晝夜不怠年十八擢進士第丁外艱服除授左迪功郎郴  
州桂陽縣主簿會故參知政事李安簡公謫居郡下性嚴  
重不輕許可一見君深器重之授館其家日與論說前言  
往行勵以致遠之業常語人曰吾閩人多矣未有石君比  
者秩滿循從事郎調泉州同安縣丞天旱民饑縣白府請

得蠲歲租如故事太守怒檄君杖主吏君移書太守曰杖  
一吏細事耳然其所繫則大民今皇皇無以爲命縱不能  
救恐復箝其口乎守怒未已遣幕府官按驗至則希守意  
以爲不當蠲君爭益力部使者聞之因以其事諉君君旣  
行視歸卽揭榜喻民蠲之什九然後言府且亟召鄉吏閉  
廨中使鄉爲一榜戶列所蠲與其當輸之數旣成立授里  
胥使走揭於其所於是上官不得變其說鄉吏無所逞其  
姦邑人便之改宣教郎知常州武進縣事民訟有數年不  
決者君一訊立辨雖姦民健猾者亦皆驚服愧謝而去他  
邑滯訟多請屬君以決郡守欲爲寓客治第而屬役於縣  
其費且數十萬君不可曰吾爲天子牧民豈爲若人治第  
者耶且浚吾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



掇拾亡所得會君有親嫌法當兩易君不顧求罷徑歸民數千人詣郡請留君不可則相與伺守出遮道號訴至有褫其襜帷者守不能禁君因更調南劍州尤溪縣待次家食三年雖貧不戚也至官吏以財匱請借民租君不荅但日治稅籍凡民逃絕而田入見戶者與鬻產而不能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謹視其出內之際要爲易簡以便民而吏不得以容其姦關市之征亦損其數於是官無苛擾農商得職租入以時力役有序至有爭先爲里正者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爲學君至卽命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充弟子員始教之日親率佐史宿賓客往臨之因爲陳說聖賢教學凡以爲修己治人之資而非如今之所謂者聞者皆動心焉自是五

日一往伐鼓升堂問諸生進業次第相與反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員外諸生數十或異邦之人皆裹糧來就學君視故學宮爲不稱乃廣其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人之旣成爲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是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君又摭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爲文以訓飭之民皆傳寫習誦焉遠鄉有據險自豪不輸租賦數十年日與比鄉爲仇敵者君爲榜以喻之卽斂手聽命輸賦解仇復與齊民齒民王某者有刑罪具獄上府吏以邀求不厭欲致之死君爭之不聽則請自對獄與吏辯代民死民乃得免歲大疫多治藥劑分遣醫者散之村落自爲詩以勸之賴以活者甚衆及代去民或畫象祠之監察御史陳公舉善聞其賢薦之朝而君自從吏部選授



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去會丞相史公再入薦一時名士數人君復與焉有旨召對君辭不獲乃入見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以有一毫之私因歷引時事以質之言甚剴切上皆然之差監登聞檢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尋改太常居頃之有所不樂因謁告歸省請得奉祠終養除知南康軍事將行而遭內艱未終制有詔舉材堪刺舉者吏部尚書鄭公丙以君對然君已不及聞矣其卒以淳熙九年六月乙丑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散郎君爲人外和内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繼母承順不違兄弟之間怡怡如也族黨有貧不能自活者置田捐金以振業之教其子與已子等嫁孤女多得所歸道遇棄子募人

母之月有給焉其爲政一主於愛民而憂國之心又甚切於賢材之用舍政令之得失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或累日不解然自處甚約自律甚嚴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繇踈賤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少爲迂回避就之計其爲學自聘君朝奉時已傳其業後更從舅氏太子詹事陳公良翰受書焉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其與予遊相好尤篤也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沒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皆賴君知所鄉而君未嘗少自足也此其志豈可量哉予前年守南康朝廷以君與予善除以爲代予亦日夜望君至冀得用疲疇學子爲寄而君不果來當年奉使浙東聞新剡饑民轉入台境甚衆亟以屬



卷七十九  
君君卽慨然以爲已任其得免於饑凍捐瘠而歸者蓋數百人然其後予以事至台則已不及見君而哭其殯矣嗚呼悲夫君之配朱氏劉氏李氏皆贈安人姜氏封安人子男四人繼微繼喻繼善繼周女五人長適范籍次許嫁商月卿餘尚幼君爲文明白徑切似其爲人然非有故未嘗作今有文集十卷藏於家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傳學者繼微等將以十二月庚申葬君龍谷山雲溪先塋之側使來請銘時予已病歸臥故山念不得往而祖君之行也乃叙其事而銘之其詞曰  
予悲斯人之病而莫與瘳也悼斯學之孤而莫與儔也又哀君之有志而久不疇也時若可埃而君不留也龍谷之城雲溪之宅詔彼茫茫不在斯刻

榮國夫人管氏墓誌銘

故參知政事會稽李安簡公之配曰榮國夫人姓管氏其先齊大夫敬仲相桓公霸諸侯有功世祀於齊中徙秣陵後避五季之亂復徙處州龍泉縣久未有顯者及夫人之曾大父諱大忠以子師仁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子少師始爲郡著姓樞密之弟師醇贈承事郎生子時可以明經飭行爲鄉里所宗遠近受業之士甚衆嘗有欲薦之朝者謝而不許竟不仕以卒鄉人皆以先生稱之後亦贈承事郎夫人其季女也生有淑德族姻稱其婉嫕李公聞而聘之時公方以侍御史言事謫官貧甚夫人入門泰然無纖芥不樂意後公復爲時用入參侍從出殿藩維遂登廟堂位亞丞相祿賜豐矣而夫人處之以約食飲居處所以自奉



者不少異於前日也從公守郡輒戒家人無得買官下一  
物在宣城時巨盜猝至攻圍甚急公方悉力拒守而夫人  
以婉乳得疾危甚公以爲憂夫人曰死生命也公宜一意  
捍賊無念我公壯其言厲氣循城賊爲解去及公以忤秦  
檜謫嶺外遂浮海南居僖耳久不得還家留故里日復窮  
空夫人至斥賣簪珥以給用度身不肉食者十餘年而亦  
無甚戚戚也檜憾公不釋捕公子孟堅繫廷尉誣以私交  
遣吏索其家或以告曰夫人亦且逮矣闔門惱懼夫人獨  
夷然不爲動曰禍福之來非可避就自是無愧斯已矣已  
而卒無他始夫人嫁不及舅姑以爲恨歲時祠祀齋潔嚴  
敬凡滌濯烹飪之事必身親之比老愈篤諸子女多出元  
妃黃氏夫人獨生二男二女而撫愛均一人無間言公南

遷時二男者皆方數歲夫人教之學旣冠皆以文行稱公  
及見之喜曰吾自教之亦不過如是耳待諸婦如已女遇  
左右寬而有節有所不及務掩覆之平居端莊靜一舉動  
有常度內外親黨皆法象其賢嘗從容語諸子曰凡人處  
心宜公待物宜恕吾雖不學然於此若有得焉行之終身  
不敢一日忘也蓋李公平生以剛直聞晚歲遭讒去國投  
荒蹈海九死不悔而夫人之德所以配之者如此亦可以  
無愧矣累封縉雲郡夫人以淳熙二年二月某日薨享年  
七十有二十月丙申葬會稽縣太平鄉官漾之村後以子  
孟珍請貤所遷官以益封於是平有榮國之贈子男五人  
孟博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孟堅右宣義郎提舉淮  
東常平茶鹽公事孟醇不仕皆先卒孟珍通直郎權發遣



江陰軍事孟傳從事郎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女五人長適左朝散郎曹粹次適登仕郎陳汝楫次適進士陸權之次適承直郎沈程再適奉議郎章駒次適朝奉大夫潘時孫男八人知常從事郎早卒知微從事郎知言知易皆承務郎知退知孝知和皆未仕女十一人其四已適人曾孫男女各一人皆幼初大理卿章貢曾公逢以女妻浙東從事深知夫人行事之實旣爲之狀將以請銘而未有所屬也會公卒江陰使君乃以狀授熹熹旣晚出又滯窮鄉不及升堂盡敬以觀夫人門內之治而曾公又先達也初不敢當顧先君子實嘗爲安簡公所知則義又有不得辭者敬爲之銘銘曰  
婦德之美維順以柔有以幹之其德乃脩人曰夫人匪慈

則孝我相其中不可屈撓貧安富節執禮勝私逢世之紛蹈險若夷維其堅剛以一其度俾易其艱以燕以譽惟公夫人合德殊施此內而安彼外以危要其所終兩絕慚悔匪篆匪辭曷詔冥昧

朝請大夫李公墓碣銘

右朝請大夫李公諱縝字伯玉濟州巨野人故駕部郎中贈太子少傅諱景山之曾孫朝請大夫贈少師諱瑑之孫而參知政事贈太師諱邴之嗣子也公之家自少傅之第四子樂靜先生諱昭玘者學於高郵孫公覺眉山蘇公軾之門文甚高而廉靜樂道不求人知仕元祐及建中靖國中爲起居舍人至太師公遂以文字行中朝有重名於政宣之間及參建炎大政又以忠節爲詔所褒退而老於江



海之上餘二十年當世益高仰之公生有奇質警悟絕人  
年十二三時賦盆池詩有疑與月相吞之句故相何臬一  
見嗟賞既長益自植立務記覽爲詞章其言與雅靚深有  
非一時文士所及者而深自閉匿惟恐人之或知也性至  
孝事太師公及母和國夫人油油翼翼無故未嘗輒去左  
右雖近出數里必取期以還少以父任補承務郎監南嶽  
廟差充福建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再除轉運司主管文字  
公以去親遠不欲行太師公強遣之至官竟不一歲兩易  
主管敦宗院以歸未幾丁內外艱服除連馬宗官舊秩及  
爲崇道祠官退處于家不復有仕進意蓋方是時秦丞相  
檜當國猜暴叵測故家大族一罹飛語無不糜碎公雖棲  
遲冗散猶懼不得脫於是益務潛晦息絕交遊雖親戚罕

見其面如是累年人亦莫測其意也買園居第之東結廬  
種樹翛然其間自號萬如居士而爲之傳其詞曰居士少  
知讀書通訓詁不能洽浹如當世儒者然亦無所不讀其  
於授受必以義接物必以誠逕情直行不屑毀譽雖仕宦  
連蹇不遂視一時儕輩官尊祿厚而不肯一動其心爲敦  
宗凡三十年官不易而家益貧常誦其先訓曰與其有求  
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以是  
當官及家居未嘗求人知而人之知之者常出於意外少  
慕阮思曠尚子平之爲人旣孤買宅東隙地僅五畝爲屋  
數楹植花數十本竹百箇而置常所閱書數十卷朝夕倘  
徉於其間雖金石絲竹之音姬媵環珥之飾車馬旌旗之  
列五鼎方丈之食不以易其樂性懶甚不喜爲文酒酣興



發時爲詩以舒懷至其得意擊節慷慨自以爲未後於古  
人性謹密而胷次蕭然無所適莫顧不喜與俗子語稠人  
廣坐或終日不交一談而藜杖幅巾率然乘輿訪高人勝  
士於閑暇時談世外法至或忘歸間問祖師西來意旨僅  
識其趣不能悟解也其胷懷本趣蓋如此然知公者猶以  
爲文不足而實有餘也秦丞相死衆賢稍稍登用丞相陳  
魯公雅知公推挽甚力而不能致乃白以爲通判福州事  
而公已病矣連帥汪公應辰亦知公賢禮敬之且不欲煩  
以事公曰食焉而怠其事豈吾心哉力請得復奉祠以歸  
居二年而卒時年五十有六隆興二年十二月某日也公  
娶趙氏寶文閣待制思誠之女再娶馬氏中大夫安仁之  
女皆封宜人子男二人諫承務郎爽慧秀發年甫十三而

讀書作文有兼人之功公奇愛之不幸蚤卒公哭之哀久  
而不能平也訥今爲從事郎福州長樂縣主簿女四人其  
婿右通直郎徐樛文林郎劉琬進士周庭實承信郎陳時  
可孫男一人啓宗將仕郎始公葬太師公泉州南安縣石  
鼓山而指其北百餘步曰此吾之所歸也卒之明年三月  
某日訥奉公柩藏焉又集公所爲文十卷梅百詠一編藏  
于家熹之先君子太史公嘗獲從太師公遊而辱知焉及  
熹試吏泉之屬邑乃得拜公函丈每白事府下退輒詣公  
公必爲置酒留連竟日論說古今商略文字皆極其趣下  
至吏道物情利病纖悉亦無不盡至於有所難言則其悼  
歎憫惻之情未嘗不鬱然見於眉睫之間熹以是知公非  
真無意於世者意公猶且進而有所爲也後三十年再至溫



陵而拜公墓則其木拱矣俯仰今昔爲之流涕蓋不唯荒  
烟野草之悲亦以重歎公之終不遇也於是訥狀公行來  
請銘熹不得辭乃爲銘曰

右史之德冲靖淵默太師之文秩爲忠勳公承厥家克篤  
其慶惟德與文旣積而盛胡不逢遇達于事功浩其永歸  
閔此幽宮萬如之篇公實自贊銘以昭之不遐有歎

夫人虞氏墓誌銘

建陽縣崇政鄉百樂里有君子居焉曰左宣教郎江君諱  
琦字全叔以學行有聞所與遊多當世鉅人長者沒而微  
猷閣直學士胡公寅實銘之其夫人虞氏亦有賢德後公  
四十有一年卒其嗣子明將以淳熙甲辰二月庚申朔旦  
葬于其居里普光之原而使介子嗣奉書及承議郎同里

賈君應之狀來請銘予家建陽崇安間距夫人之居不百  
里蚤得與夫人二子遊因得講聞夫人之行事而竊高仰  
之獨恨未及進拜堂下而夫人沒今乃幸得託名立石以  
詔後世其何敢辭夫人諱道永字無盡本劉氏女其父處  
士某同產有適虞君恫者自夫人之幼而愛之携以歸鞠  
虞氏因冒其姓少長聰明識義理不樂爲世俗華靡事往  
來兩家愛敬曲盡恩義兩得兩家父母皆憐之擇其配以  
歸江公入門時舅姑年皆甚高禮法峻整諸婦少得當其  
意者獨夫人左右奉承禮無違者凡調膳烹飪之事旣躬  
服其勞而薪火之節亦必謹候視務爲敏給以稱微指旣  
進饋則又退屏側立踧踖以聽唯恐小不中度至或陰儲  
他饌以備更索雖在亂離顛沛乏絕之中亦必多方營致



朱子大全 卷之九  
不使有纖芥不滿之意皇舅朝奉公年九十餘每語人曰  
是善事我其居家事夫教子皆有法度閨門之內肅然以  
莊雍然以和江公性剛直居官遇事有可否必極力論辨  
人有過失至面質責之夫人視其或過甚者輒從容諷解  
江公敬焉江公沒時諸子皆幼夫人年甫四十以禮法自  
將持守門戶教督諸子親授經訓歲時薦享細大必親江  
公從官時先疇之入恣兄弟衣食無所問既沒夫人命諸  
子悉推與之且別其籍曰此前人之志也虞君老且失子  
夫人歸養益謹送其終哀戚甚蓋不沐浴不鹽酪者三年  
且爲之選於宗人以奉祀而歸其貲產江公女兄適人既  
老且貧夫人迎以歸厚其養給禮敬飭備十五六年不少  
懈既又爲之室其子焉聞人之善如出諸已見人疾病困

窮閔惻調護唯恐不及性喜觀書讀易論語得其大意下  
至練養醫藥卜筮數術無不通曉平居處事詳練縝密與  
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詞甚簡而理無不足族姻內外咸  
高其行服其言有疑必就咨焉事有難平者衆口方謹叟  
不解有告曰夫人之言如是則往往翕然以定晚學浮圖  
法一旦脫然若有會於心者卽屏簪珥卻酒肉布衣蔬食  
以終其身遭淳熙慶壽恩當得封諸子言於有司將上其  
事夫人聞之曰吾已棄人間事何以此爲且命而不謝是  
爲欺君吾敢安乎竟留其狀不復上九年歲在壬寅夫人  
年八十矣一日語諸子曰我將行矣諸子驚遽呼醫進藥  
皆揮去曰毋勞我蓋甘寢六日而沒三月十五日也子男  
四人曰渙曰明曰紹曰嗣渙紹早卒明嗣皆以文行知名



嘗以選士貢京師孫男五人女四人賈君所狀夫人之行如此大抵予所逮聞也蓋嘗竊謂夫人資稟高明器宇恢廓凜然有烈丈夫之操使其生於治古禮義隆治之時習聞姆師之誦以盡夫人倫物理之精微則其所以自立於世者詎止於此然今以其所就而論之則爲子孝爲婦順爲妻正爲母慈嗇於奉而豐於施厚於義而薄於財於人之所以爲人者亦幾可以無憾是則可不謂賢乎哉而世或以佛學稱之亦淺乎其爲言矣爲之銘曰

士誦聖賢以沒其世孰不有聞鮮克身詣豈如夫人弗學而知知之所至其行亦隨俾究而窮易內而外藉令不然亦寡其悔彼幽者禪此明者天有如不信訂此豐鐫

篤行趙君彥遠墓碣銘

淳熙四年冬十有二月戊寅崇道趙公善應卒于餘干私第之正寢明年葬縣東北華林岡後六年今少傅福國陳公乃大書其碣之首曰皇宋篤行趙君彥遠之墓於是趙公嗣子汝愚方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使涕泣手疏使人奉其書及故荊州牧張侯棧鄂州守羅君願所序行實若狀兩通致之新安朱熹曰請得銘而刻諸下方熹竊惟念平日所聞太宗皇帝之元子漢恭憲王實以至德高行爲宋太伯後世雖屬籍疏遠爵秩寢微然猶多法象其賢者蓋歷七世而得公則又以孝友仁厚被服儒雅克篤于家而聞于邦卓然爲宗室儀表雖士大夫之賢而有禮者皆自以爲不及益教其子移孝爲忠對策庭中無所諱避天子異之擢以爲天下第一後歷館閣侍從



奉使典州皆以風節惠愛有聞於時然天下不以賢其子而曰子直之能爲此嗟乃其父之教也嗚呼其真可謂篤行君子者矣陳公之目之也豈虛也哉是法宜銘顧陳公書法之嚴已足傳世而熹愚賤又所不當得爲旣禮辭不獲命則敬考其書而悉次第之蓋公之曾大父曰開府儀同三司建寧軍節度使建國公仲企者恭憲王之曾孫也實生東頭供奉官士慮供奉生成忠郎不求成忠娶濟陽晁氏生公公生於政和戊戌卒時年六十自建炎初補承信郎八遷至修武郎歷監秀州崇德饒州餘干安仁縣景德鎮之酒稅潭州南嶽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主管台州崇道觀卒後五年汝愚逢宗祀恩始更贈爲通直郎公資純篤孝謹少時父病訪醫行禱暑不解帶遭喪不肉勺飲

旣殯居廬歎粥旣葬乃食菜果終喪比御猶弗入也事母益兢兢致養嘗以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公遽止之曰無恐吾母爲也露坐達旦門啓而入以母長雷夜或聞雷必披衣走其所視門隙有光則扣而入否則屏立以待官薄食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矣未服不敢服雖一瓜果必相待共嘗之諸妹遠嫁者極力致之相與娛侍親側內外諸孫合貴賤且百口菜羹蔬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從姊妹之遠而貧者亦以令分俸給之遭母喪時年五十有五矣始侍疾時嘗刺血和藥以進至是哭泣嘔血毀瘠柴立終日俯首柩旁聞雷猶起側立垂涕凡食之可於口者不必酒肉衣之適於體者不必華采聲之悅於耳者不必音樂皆弗忍以身接雖其哭泣有時而哀痛之心無時忘



也三年之外生朝必哭於廟有欲爲禮者號泣向之其後累年言每及親猶未嘗不揮涕晉陵尤衰延之見而歎曰古君子也父以肺疾終終身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直卯爲兔卯神亦終身不食也墓戶有不能事其母者觀公之爲惕然悔悟遂以孝稱識度超曠不計有無平居自奉甚約而汲汲然惟以愛人及物爲事故人許珪死家貧女無所歸公卽聘以爲次子婦嘗與台人蔣彝者同僚後至其鄉首問之則死久矣貧不克葬而子亦謀食于外卽往哭之還其子予貲使葬他若是者不勝紀道見病者必收養躬爲煮藥比瘡或解衣遺之歲饑設器於庭每食先舍其半家人繼之則取以濟饑者其用心之微密至於夏不去草冬不破壤懼百蟲之游且蟄者失其所也爲人謙和

坦易與人語惟恐失詞色至誼有不可則奮然無所顧雖以公族疏遠留落江湖而憂國之深如在廊廟聞當世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喜不自勝聞遠近或水旱則憂見顏色辛巳江淮之警爲流涕不食者數日同僚有會飲者公獨悵然北望曰此豈諸君樂飲時耶衆爲失色罷去好讀書所藏至三萬卷所著有唐書錄遺三十卷幸庵見聞錄三卷台州勸諭婚葬文一卷居家不設條約於子弟無所程督而躬行之實所漸漬而興起者甚衆居常稱曰欲學聖賢當消客氣洒掃應對是其入處也汝愚從屬籍冠多士國朝故事所未有人爲公喜而公處之如平時及聞其入館適與莆田林光朝謙之同舍然後喜可知也於其守上饒而來迎也故不往一日呼二田夫肩輿潛入其境訪



問民情闕信宿意無所忤因稍進至近郊人始知之其爲人大略如此顧宗室之在右列者例不得爲要官故其事業無以見於世至其潛德隱行與其志念之精微則人又有不得而言者嗚呼其真可謂篤行君子矣陳公之目之也豈虛也哉其配令人李氏丞相文正公七世孫家號西李司馬公所謂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也方承平時官宅婚姻皆勳侯貴戚公父子獨再世娶儒家令人明達剛果居家以孝聞旣嫁事姑如母嘗割股以愈其疾公罷崇德歸時晁夫人尚無恙篋有餘金將出以獻而探之不獲蓋令人已奉而致之姑矣服飾之具擇其新美以奉公諸妹而躬取其故敝者公旣勤其家不吝一錢而令人安貧自力所以成公之志爲多先公十二年卒葬縣西雕峰距公

墓三十里所子男四人汝愚旣爲時名卿次汝拙承信郎汝魯保義郎汝恩未仕亦皆斤斤謹質能守其家法女三人長適宣教郎逢維石次適將仕郎路希傳季未行也孫男十二人女七人而其長曰崇憲亦舉進士中其科云熹聞公之名蓋久而不及識居常以爲恨今乃獲叙德美以贊誅事而附於陳公所書之石則旣幸甚然每讀行實之書而於呂伯恭氏之言又未嘗不廢卷太息也因頗采其意銘以系焉銘曰

漢邸之別去本而支心融迹混世莫予知建土分封再世弗振逮公而顯匪爵其仁孝不老衰惠不約弛忠不遠忘以昇厥子篤行之表華林之臯惟其不愧日遠彌高嗟爾後人益謹毋怠出者難工德友所戒



迪功郎致仕王君墓碣銘

淳熙十有一年秋八月迪功郎致仕番陽王君彥暉卒冬十月葬其家山先塋之右既卒哭其子安墨衰經走謁予於建安潭溪之上拜泣且言曰安不天往歲失吾母東萊先生既不鄙辱而銘之今重不幸而失吾父則東萊亦既沒矣兄弟聚謀大懼不朽之託無所於歸敢使安也介東萊之文以爲重而謀於下執事惟吾子之有以哀之也予以病衰久廢筆硯四方知舊文字之屬所拒者無慮數十家既以例謝不能而視安之來布衣蔬食重趼十舍踰越險阻蒙犯霜雪所以不死其親之意有非人所及者不忍使之徒手而歸也且吾伯恭父之病矣而亦既銘其母焉我其得辭之耶則應曰諾於是安乃出其友安遠節度掌

書記章洙之狀以視予曰王氏唐末避地始爲饒州德興人中有名申甫者以能雅歌補郡博士弟子員晚歲教授縣東三十里所曰柘溪者樂其山水之勝卻諸生歲時脯脩而易其地以居焉生四子其仲曰畿隱居自放里人高之其後子孫益蕃昌遂盡有柘溪地人因以里名其家畿生之純之純生居立君居立之子也字子充少孤自植立以勤儉持家娶程氏生四男子曰賓曰安曰憲曰宗皆教之學斥家貲爲市書史聘師儒日釀黍爲具博延四方名士使與之接雖殫貨詘力不計旣而安業獨先就鄉里父兄賢之多遣子弟從之遊郡有司亦以其程試應書再送禮部未第會天子奉觴德壽宮勞賜耆老而君夫婦皆以安故相先後得官封君卒時年七十有二四子皆儼然服



儒冠獨兩女前卒而孫男女已十有四人矣君性脩潔嚴重不苟所至必拂拭正席乃坐及將去猶徘徊周視乃行生平謹禮比老益虔鄉鄰慶弔必先雖幼賤必躬造族姻有喪戒門內毋食肉以屬親疏爲日久近有差輕財好施樂成人之美人有未善苟知之必告雖以賈憎不自悔更爲竊歎如已憂其嫁姜氏二女事則伯恭父已書之程氏之墓矣蓋君之志而其室有以相之也予雖不及識王君然旣嘉其子之能脩身以幸于先生君子也又哀其能始終勤劇以覲顯其親於無窮也而旣諾之矣今又觀於王君之行事如此蓋亦庶乎孔子所謂十室之忠信者是以三復其書而歎息焉因輯其事而詩之俾歸刻墓上旣以表王君之德而又申伯恭父之遺意以厲其後之人其詩

曰

鹿鳴先生詩禮傳荒此柘溪祀邈綿逮君教子子能賢千里丐我銘君阡至哉我友授子言皇皇業業無窮年眇思所屬非華軒有能力此榮其先

通判恭州江君墓誌銘

君諱介字邦直姓江氏曾大父時大父夢符父衍世居徽之婺源未有仕者至君始居饒之德興以鄉舉中第至通朝籍而贈其父宣教郎遂爲德興人君少穎悟年十五六治舉子業鄉先生亟稱之君不自多一日讀程子書至水清性善之說喟然太息視平日所學不過爲利祿有不足爲者亟走謁衢州徐先生誠叟以書道其所志而請業焉徐讀書喜謂其徒曰此可與共學矣居數年而歸更以其



說授學者多所興起初仕迪功郎興國軍司戶參軍先是受俸米者率倍其券君獨不取其予人也亦然郡將試以難事又皆從容以決遂以廉吏薦之陞從事郎調隆興府進賢令將行會天旱民饑度比至官且不及事亟移文喻民廣殖牟麥民知君之愛已也聞其且至爭相扶携拜迎馬首既至不暇燕饗倍道趨府極陳所以拯救之策甚備富民舒氏當出穀餘萬斛以糴而自請以緡錢輸府冀得免糴規賞君爭之力帥守龔公茂良不悅而君執議愈堅龔公始悟從君計而君不俟報已先喻舒氏出其穀矣視饑民尤困憊者收養療治賴以全活者甚衆既而旁邑官吏多以救饑受賞或喻君蓋自言君曰民饑而令食之猶子饑而母乳之也敢幸賞乎會詔蠲民田半租君白部使

者程公大昌曰常時輸租雖合勺之畸亦必使就盈數今若但減其半則全戶輸一升者名減五合而實猶輸一升也若自全戶三升以下悉蠲之則貧民受實惠矣程公以君語聞詔從之程公喜舉酒屬君曰君宰百里而惠加一路可謂仁人之言矣君始至官有旨新沿道廐置時民方饑庠聞是令下欲相率逃去君喻以不得已之故且爲率溫戶金伐道旁木徹廢佛屋以助其役民喜趨事而執牽者亦便安之未幾密院又頒新圖漕臺趣使改爲甚亟君言前役未既後役復興民且不堪况廣西之馬歲不過三十綱綱不過五十疋新圖乃度爲容二百四十疋者亦何爲乎且馬之息耗在芻秣之盈虛今不察兵吏之盜其廩而必病民以豐其屋尤非分之所安也使者是其言縣得



罷役而旁邑亦有賴以免者天子以連歲旱饑詔吏勅民脩築陂塘以爲之備吏情不供而畏罪以希賞至有未嘗一施畚鍤而以訖事告者君獨出入阡陌推上德意喻民以利害之實而身勸督之民感君誠意作治如法後雖惡歲猶得半稔君又深以獄事爲已憂籍逃田收其租爲繫囚食飲醫藥之費言於憲臺而刻其事於石暇日延見學子教以孝弟忠信疊疊不倦且祠唐故隱者崔君於學以風勵之改宣教郎知興國軍永興縣事君舊爲郡掾習知其俗到官移書諸臺爲陳五事一曰稅重之弊二曰准衣之弊三曰續起上供之弊四曰累年不放水旱之弊五曰魚池權稅之弊其言明白懇切覽者動心然卒無有能行之者盜劫民尹惠政家殺其奴而逸尉恐負課脅惠政使

自誣爲殺奴者知君不可欺賂吏移鞠軍獄君條其可疑者九事毅然以去留爭之惠政乃得免永興田多水少君以水種豐凶不可期則兼課陸種立賞勸募父老傳誦至於感泣天申錫宴舊例百物皆取之民吏緣爲姦費且數倍君白太守和市予直民甚便之郡當通衢使客接踵而力役不均有一歲而數役者有終身不一行者君至始爲籍以均之他所以便民者多此類也轉奉議郎四川總領司主管文字總領主餉大軍平時未嘗與民事至是東川大饑君言於其長大府卿李公昌圖請得庫之羨錢往賑之李公以爲然得緡錢五十四萬以行漕米勸分極力拯救旣又盡蠲被災郡縣田租而以所賣官錢代輸水浮陸走衝冒暑暍至感疾以歸而果合昌普廣安數郡之民爭



繪像立祠以報其德金州民千餘家以負茶租逮繫笞箠十餘年不得釋君一旦白除之無不鼓舞感泣而去遂寧守李公燾聞之以書遺君曰公兩邑之政可比古之循吏而見於文字者又皆如絲麻穀粟之有用於世今來佐饋軍而幕府施設有忠厚之稱蓋賢者之助多矣秩滿將歸而諸使者留之使從外銓調補通判恭州事非其志也因以檄書至武昌已事而歸舟次江陵則不幸而以疾卒矣卒時年五十八淳熙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君爲人誠懇敦重不妄言笑意所與合開心見誠卽與異趣雖對之終日如未嘗有人少時貧窶裋褐不完而處之怡然不妄以一毫取諸人也喪親毀瘠甚事兄敬愛有過人者自奉有約而周贍族姻甚厚徐先生之喪爲位以哭遇諱日爲

却酒肉以報居官廉直不可屈撓孜孜焉以愛民爲事興利除害如已嗜欲至於身之利害則未嘗有毫髮顧藉意也於上官有所不合爭辨反復詞旨慷慨始雖小忤然以其發於誠心卒多聽納或遂爲知己如龔公尤相愛重還朝欲薦之迫銓法當試邑不果君於聽訟折獄察見底蘊而風諭開誘卒多歸於仁恕所治兩邑獄空皆歲餘他日道出其竟民老稚相携持羅拜道周有屑涕扶輿而不去者送之或越竟而後反君爲文不務雕刻而辨說縱橫詞氣卓犖曲盡事理有玉汝堂集藏於家君之配孺人胡氏子男四人元恭仲恭叔恭懿恭女二人其婿舒竦汪升之也君卒之明年元恭等乃克以君柩還里中又明年二月壬戌遂反葬於婺源瀛山大田之原元恭以予之與君善



也使君門人程端蒙狀其行事來拜泣請銘其事皆予素所聞者且哀君之命止於此而不得盡其用以厚其澤於吾民也爲之銘曰

學以爲己仕以爲人廉直不撓有志必伸惠滿一同溢于四鄰士飽餘功野殍懷仁才雄氣剛一言萬鈞退省其私嗛嗛恂恂宜登天朝正色垂紳嬰鱗折角卒惠我民云胡不弔隕于中身欲考其德訂此墓文

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劉君墓誌銘

淳熙十二年夏六月二十三日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建安劉君平甫卒于家予往哭之再三其兄子學雅與諸孤學古等遂以墓銘爲請予初嘗受學于平甫先君子之門因得與平甫相長大其後平甫諸兄遊宦四方平甫多家

居不從以故予於平甫又獨得久相與於今四十有餘年矣然予長平甫八九歲又以勞悴早衰而平甫優游彊健雖少年有不及豈意今乃反哭平甫而遂銘其藏哉顧與平甫遊最久而知之深莫如予者不忍辭也平甫名珩建之崇安縣人屏山先生諱子翬之子而贈太師文安忠顯公之孫也忠顯公以忠義死國著名靖康建炎之間國史有傳生三子長曰寶文閣直學士贈少傅諱子羽而屏山先生其季也少嘗一仕爲莆陽郡丞秩滿卽稱疾奉祠以歸樂道著書十有七年而卒其書皆傳世平甫以少傅公幼子爲之後補官餘三十年亦未嘗一日仕州縣雖其邂逅不遭事有適相似者抑其家法之傳亦有自也蓋平甫自始仕卽爲南嶽祠官嘗調諸路提點坑冶鑄錢司幹辦



公事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皆未及赴而以省員罷最  
後從兄忠肅公強使出爲法官得邵武軍司戶叅軍則平  
甫山林之趣已成不能俛首從吏役矣亦會忠肅公薨平  
甫遂決長往之計力請諸公復得爲祠官超然自放以歿  
其身蓋其年少時氣甚豪自再直廢省卽自知其不偶而  
先廬屏山之下前帶潭溪館宇靚深竹樹蒙密顧而樂之  
不忍去也因以暇日廣其觀游種木疏泉上下澗谷竟日  
不厭自以爲退隱于家兼農圃漁樵之役而隨緣閱世復  
善脩身又庶幾古人日損日益之意則自名其室曰七者  
之寮而刻文壁間以志其日中葬其妻武夷東南十里許  
卽預卜壽藏其旁因山田闢臺館以達於溪上良辰勝日  
往來兩山之間弦琴觴酒屬客賦詩其樂雖與人同而其

習聞先君子之遺風餘韻與夫當世之儒先長者之雅致  
泯然有以會於其心而適於其身至於不知爵祿之可懷  
勢利之可悅則人有所不能及也天資孝友事世母慶國  
夫人及忠肅公甚謹服其喪皆過禮嗣主家政聚族衆多  
而法度脩整恩意均洽少有逸才而不肯事舉子業賦詩  
甚敏而工然亦未嘗深留意也爲人簡易跌宕衣冠食飲  
取具無所擇而蒐輯先世遺文軼事纖悉無遺聚書教子  
校讎課督皆有程品爲州縣董社倉歛散爲帥司賑貧民  
舉子者詢究利病鈎校簿書其夙夜之勤居官者有不及  
鄉人德之而論者於是乃知平甫非漠然無意於世者於  
其死也莫不哀之以爲使得試用所立當何如也平甫娶  
同郡范氏直祕閣如圭之女無子而撫愛諸子如已出事



慶國夫人孝愛尤篤苟可以已其疾雖體膚無所愛也先平甫十六年卒平甫有六男七女學古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學博將仕郎學圃尚幼而學正學箕學稼皆出爲諸兄後其次女亦嫁而天云平甫卒時年四十八葬以是歲十二月十二日墓在范夫人塋東十有八步其銘曰嗚呼平甫寧其材之不信而不忍其志之詘也寧其躬之不燕而不忘其鄉之卹也慢亭之南其川齋淪岡營萃也生樂其遊死銘其丘彌百世而不歿也

贛州趙使君墓碣銘

淳熙十二年十一月某日知贛州軍州事朝請郎趙公某卒於官明年二月某日歸葬所居邵武軍城西南樵嵐山其友沅州呂使君勝已實銘其行內壙中而其弟善傑以

來書曰仲兄之志蓋常欲有以自見於當世今不幸蚤死未有以償其平日之願士友之相知者莫不痛之其所以告諸幽者旣雖幸有沅州之文矣而所以表其墓上使百世之下過者讀之而想見其爲人則未有託也仲氏蚤從張荊州遊而晚交於子子其哀之予發書慨然曰吾交於佐卿固久而自其守贛知之始深今其弟以是爲屬其何可辭蓋始佐卿赴鎮時嘗以書來問政所宜先予以所聞告之佐卿至官未幾往來者稱其政不容口久之乃來告曰辨所聞者至是訪之皆如言旣一二罷行之矣顧所以病吾民者猶不止於是也如某事如某事吾代而歸將以告於上而革之則一方永久之利也予聞之喜甚蓋不獨爲佐卿喜又爲贛人喜也然未久而聞佐卿之計則又爲



之悲歎出涕而不能已佐卿素彊健至是暴得疾頃刻遂不可救州人聞之驚怖啼號老稚相扶携走哭府下皆失聲退相與畫其象而祠之嗚呼是豈人力之可爲者耶因考呂使君所記則曰公六世祖商恭靖王某我宋太宗皇帝之第子也曾祖仲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追封成王祖士嘗舉進士中第未仕而卒父不衰武經郎福建兵馬鈐轄贈朝散郎母滿氏太碩人鈐轄公恬淡寡欲太碩人名家子有賢行閨門肅穆爲士大夫所稱公天資闓爽好學遊庠序有聲名同業者皆自以爲不及以宗室子試有司連中其科初補承節郎改授左承務郎知南劍州將樂縣丞簽書武安軍判官廳公事差通判鎮江府未赴改知泰州徙知常德府以家難不行及是爲贛州踰年年甫

五十有二而遂以卒嗚呼是可哀已其佐湖南軍時帥張公孝祥深知之沈公介亦奇其材遂與轉運副使黃公鈞合章薦之爲郡奉法愛民以勤儉自約飭不妄費公家一錢干請無所應雖有挾而至者不爲動也在贛遇旱禱祠賑貸必盡其力節遊宴罷土木勸民藝麥潄水寬諸縣逋負損市人酒課人甚便之常時州郡別以使臣掌牙兵公罷之而歸其職於兵官責以嚴紀律謹訓練未幾營部肅然吏士皆可用鮮犯禁者舉吏必先寒峻權貴請屬皆置不問吏服其公於是州人相率以其治行數十言於使者之臺公聞亟喻止之曰太守德薄政荒不能布宣聖天子寬大之詔使早至此父老不以爲有罪則已幸矣何善之可稱父老其亟歸教子弟孝於親弟於長忍小忿敦大信



使太守之政爲能善其俗者則父老之賜厚矣天暑道遠  
母苦父老爲也聞者感歎益相告戒毋違公令在長沙從  
張敬夫遊受其學以歸其後待次遭憂間居累年尋繹舊  
聞講習不倦而尤究心於易築室所居之南朝夕讀書其  
間疏泉種樹有以自樂其於進退得失之際有未數數然  
者人亦不意其壽之不永而遂葬於此也初娶王氏福建  
安撫參議康功之女再娶黃氏湖南轉運判官洧之女皆  
先卒子男一人汝掖尚幼公沒三年太碩人故康寧而伯  
氏龍閣公數典巨藩亦以寬惠見紀蓋其家法傳有自云  
予惟公之志雖未克大施於時而二邦之政所以及人者  
已廣以其地遠且無門人故吏之記故不得書其與予書  
論顛事者又逸不存而不得附見以俟後之君子則予於

此不獨爲公恨之又爲顛人恨也爲書其事使以刻於其  
碣且爲之銘銘曰

於皇上聖哀此下民吏壅其流澤唵以屯惟時若人有聞  
于古肆其所臨霖若膏雨章貢之間禾黍油油公胡遽歸  
樵嵐之丘我銘其阡用勸來者毋以惠文易此章甫

### 郭德誼墓銘

東陽郭君德誼之墓新安朱熹銘之其詞曰

才百夫之特而身不階於一命志四方之遠而行不出乎  
一鄉然而子弟服師儒之訓州閭識孫弟之方霍然其變  
豪俠之窟煥乎其闢禮義之場是則其思百世而長勿替  
繩之有永彌昌

### 夫人許氏墓碣銘



夫人許氏其先太岳之後在三代爲姜姓國於陳鄭之間其後子孫居高陽者爲望族中徙丹陽又徙永嘉至唐宋有令瓌者仕江左爲集賢院學士貶山陽令謫居建州關隸鎮因家所謂梧桐村者關隸今爲政和縣而梧桐之許特盛其散漫四出者無慮數百家猶以天祐保大譜牒相傳世次尚可考也夫人父名颺娶同郡丘氏丘亦儒門令族故夫人生而靜淑治絲枲縷皆過人生十九年嫁邑士黃君朝佐嫁八年而卒嘗生一女失之又生一男曰石纔二歲而夫人屬疾自度且不起指以屬其姑曰新婦卽死願以是兒爲託然教之必嚴勿以其無母而厚於慈也使其幸而有立則新婦爲不亡矣旣而石長遊太學有聲博遂擢進士甲科以歸中外長老始相與傳誦夫人臨絕

言而歎其識之遠也夫人始葬屋山之東遭亂不保再遷得某鄉某里延福僧舍之左右嘗教授某州學又教授敦宗院丞紹興之上虞年甫若干以未疾致其事自從政郎特遷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以還故里予一日過之見其病雖廢而神氣不衰出故鄂州教授吳君特所狀夫人世系行實一通泣語予曰石生不幸不及識吾母無以解終身之憂猶冀行身不辱有以卒顯吾親於無窮也今病若此恐又不克其志且墓道之銘未立吾子其有以哀之語未旣復感慨嗚咽泣數行下予亦悲不能仰視亟許諾受書而出不忍無以慰其心也乃序而銘之銘曰  
夫人系家出高陽世祀有牒存餘唐睨化罔怛音琅琅教而弗愛後以昌賢乎孝哉遠弗忘我最其實崇斯岡



潘氏婦墓誌銘

新海門尉金華潘友恭以書來曰友恭少受室于穀熟之  
王氏於今十有五年矣與之俱從家君以適南海而不幸  
疾病以沒二親哭之過時而哀友恭亦不自勝其悲也惟  
王氏婦自居家時事親孝親愛之年十有九而嫁移所以  
事親者事舅姑舅姑亦愛之處娣姒長幼之間肅穆無間  
言御下寬而有節爲人簡靜莊重恭儉信實於婦功不少  
懈然不務爲纂組華靡之習所以謹嫌微安貧約又有人  
所難者喜讀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略通大義每語人  
曰吾嘗自省終日之間承上接下幸無一失然後得以退  
休而少安此意日新而未已也淳熙丙午某月某日卒年  
甫三十有三今將以其柩歸葬會稽上虞之徐山惟先生

幸哀而與之銘則猶足以少慰也王氏曾祖牲光祿大夫  
祖令洙朝議大夫父琮奉議郎母孺人潘氏王氏歸友恭  
生子曰履孫用家君奏補將仕郎年十有三矣予昔從友  
恭尊君湖南公遊見其施於官者治友恭兄弟皆來學見  
其飭於身者嚴履孫七歲侍立王父之旁見其視聽專一  
而進趨有度今讀友恭之書而以是質之知其婦之賢不  
疑也爲之最其語而銘之曰

越江之潯徐山之阜孰藏斯丘恭叔之婦匪婦則然是實  
良友我銘畀之百世其久

宣教郎方君墓誌銘

予始仕爲泉州同安王簿得莆田方君德明而代之見  
傾倒如舊相識旣去聲問往來無虛月間以其詩遺予語



亦清麗與博非常人所及也予後數以檄書往來莆中君必爲予置酒留連歎曲其後數年予以病不能事奉祠里中而君來爲建獄掾又得相見握手道舊如平生懽又二十年而予復以事至莆則君塚上之木已拱矣其子注來見且爲予泣出君州里世系官閥之狀一通請銘君墓予固悲君之不遇而又歎交舊之零落蓋凡三十餘年之間而同安寮友所繼所同無一人在則不忍辭而受其書以歸願以病未及作而注數使來請其詞益悲乃出其書而叙之蓋方氏之先有諱某者始家莆田六子官皆通顯遂爲郡著姓君其第五子禮部郎中仁達之八世孫也父諱母林氏君諱士端少苦學年十八以鄉薦試南省不利益務記覽不顯爲舉子業以授室宗郎補登仕郎試吏部

復高選授右迪功郎調主同安簿攝尉得盜當受賞棄不顧遂爲建寧府左司理參軍改宣教郎知福州福清縣事福清故號難治今多以罪去君始至慨然以公勤自勵曰是豈不可爲哉然不一歲竟亦以公事免君不戚戚歸家日治具召賓友飲酒賦詩以相娛樂後雖以恩得還舊秩而君已無復仕官意矣乾道六年閏月八日遂以疾卒年四十五夫人濮國趙氏武略大夫士續之女後君三年亦卒淳熙乙未乃得合葬於楓嶺三山之原子男三人注清汪皆業進士而清嘗以承節郎試禮部與汪皆蚤卒女四人其壻林壻林叔子鄭鐸季未行也孫男女各四人皆幼嗚呼君之才不後人而仕竟不偶旣退而休矣又不得永終壽考以遂其優游閒適之願是可悲夫爲之銘曰



猗君之才足以自奮仕而不遭樂亦無悶乘除有數奚又  
不年尚覆來者百世之延





